海人燈

第四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一日出版

本刊叢書

菩提草 悅西法師著
本書有佛學論文，有雜感小品，莊諧並雜誠百讀不厭之佳作也。定價肆角

石火集 竹摩通一法師合作
本集集二師近年詩稿，寫景言情，各有其獨到處不可不讀也。道林紙印 每冊三角

靜賢全集 靜賢法師作
本集有論文，詩歌，小說，信扎，雜文，作品頗有曼殊風味。定價肆角

海萍詩集 通一法師編
本集共收僧伽居士廿餘家作品各有特殊作風，亟宜一讀。道林紙印 定價二角

名山遊記 何張蓮覺作
本書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作佛教史地研究。
道林紙本 每冊三角 報紙印本 每冊弍角

南詢集
本集集嶺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論而成。
每冊陸角

以上六種合購，減收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全國佛教徒 不可不看

佛教日報

消息靈通
特印刷精良
色言論公正
銷路最大

（介紹定閱 功德無量）

全年定價五元

社址：上海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海人燈　第四卷第三期

目錄

——本期附插圖一頁——

社言：僧衆受訓三感　一　通
短談　現在社會上不歡迎慈善家了　不平　大
監獄之門　堂
學佛人信行問題　韋達譯　逃
厭苦求樂法門　觀　願
「悲觀及慈觀」　化　莊
生命的原理　東　初
四聖諦之人生觀　大　定
從「鴻」撩起的一些胡思亂想　西　滄
一封可以公開的私信　笑　凡
秋陽雜綴　滌　煩
全洲法師傳畧　道　屏
文藝
天封塔上望寧波　笑　痴
或人的悲哀　淨　性
一天
雜俎
鐸建香港登九蓮華山極樂園佛教公墓緣起　靄　亭
法雲寺紀事二則　默　庵
海吟集　大　庸　選

僧衆受訓三感

通一

一，不容你關了大門

僧衆訓練的高潮捲到中國佛教重要區域的鎮江了，地點在金山，開始的一天曾由王柏齡中委訓話，他從內魔說到外魔，而結論則歸到要訓練抵抗，僧衆不拿槍上前線，做救護工作已是低等的，故而望大家要熟心受訓云云。在從前，政府不來强制我們，假使有人希望這末做我們必定要大罵這人是發瘋，你們殺人也要和尚跟着拿刀拿盆？在今日，不管你明白這道理沒有；而執刀拿盆已是硬幫幫的派定了，不幹嗎？環境不容許你那末悠遊自在，于是叢林里坐香念佛的鐵定課程也被攪亂了，這還不要緊，他們有的是閑工夫，移念佛坐香于上課堂就得了。最可憐的是靠經懺爲生的當家和清衆，碰到這，眞有哭笑不得之概，至少會發出「今日爲僧難」之嘆的，但在另一方看來，這也是促起一般醉生夢死的僧衆迷夢的方法之一，知道偷生佛門也不是件容易事，在今日，只要你是中國人，總得盡一份中國人對國家應盡的義務。眼前到了無可奈何的境地，只有施展我們的大威猛德，大無畏的精神而降服擾害我們的魔軍才是道理，我希望佛敎大衆能明白這一層。

二，尼妓同列

最近上海大公報登載一則寧波新聞，大意是說：鄞縣僧衆救護訓練已經分批完畢，刻縣政府以尼姑與妓女亦屬國民一份子現擬定期聚集尼妓一齊訓練云云。這消息多末令人好笑好氣，娼妓是畸形社會下的一種產物，這關于整個社會問題，我們不能因此看輕倡妓的人格，然而，中國人向來對于倡優隸卒是另一種看待的，現在，不以尼姑歸納入別項婦女系訓練，而偏偏來一個尼妓合併，這可見得主持訓練者輕視倡妓，同時，也就是輕視佛教，而這風氣一開，要是全國效行，則今後女尼又被人更加輕視了。其實，全國女尼實數很少，最多的縣份里，只二三百人，這中間再抽去老的小的，還能剩有多少，我以爲能由全國女學生推及鄉村婦女已是够了。這少數的尼妓似乎用不着小題大做，何況有許多縣份里根本就沒有尼姑呢？寧波佛敎會應該如此向政府請求，通融，即使無辦法，最低限度也該做到單獨訓練的一步才對！

三，從訓練的不同說到服裝

國民軍訓事，中國佛教會曾呈請中央允許僧衆改受救護訓練，在江浙兩省里，已有許多縣舉辦過了，但這中間有點不同，那就是有許多縣份里僧衆居處散漫，不易集中，單獨訓練僧衆，確有許多困難，所以只得一齊將僧衆拉雜地編入壯丁訓練，在比較僧衆較多的縣城

上，如寧波，常州，鎮江，無錫，才辦到單獨訓練，這步伐參差的辦理，不知我們全體僧衆有何感想？更不知中國佛教會當時有沒有顧慮這一層？其餘，如服裝的不統一，有許多縣份里簡直非驢非馬不成體統，這雖是一個小枝節，可是這也是待決問題之一，我想中佛會諸公必定有了補救的方法吧！

二，二，早上。

現在社會上不歡迎慈善家了

不平

同住某君兩頰汗滾，氣冲冲地步跨進宿舍門就搖首氣的說道：嗟！現在社會上眞是不歡迎慈善家了!?

余詫詢之曰：說什麼？

他說：這兩天看報紙，眞是感想着現在社會上的人心眞是忒坏！所謂是：「世風不古，人心反常了！」無論你做了多大的慈善事業，替國家謀利益，替人民造幸福；總會有人來辱罵你，攻擊你，毀謗你：什麼假善啦，亡國奴啦，迷信啦，……都來了。甚至你死了，他還要暢快的羞辱臭罵你一番！所以會使許多人想做慈善事的也偷着做，不敢做；甚至生退悔心從此不做了。

也不知道他們的主張怎樣才可救國救民？怎樣才可以不做亡國奴？怎樣才可以不做亡國奴？怎樣才不迷信怎樣才是可以……!?做慈善事也是亡國奴的事業？也是迷信？也是……？總而言之，明白告訴你：「做慈善事業他們是不歡迎的。」他們的主張：「是要大家都不做慈善事業，誰家有飯誰家吃；不管他人飢不飢。」這樣就是救國救民，(?)這樣才可不做亡國奴，不迷信？不……？就干淨了。

請看他們：「終日在做着階級的剝削的事，禍國殃民的工作。利欲薰心，專想自己享受美滿的生活。」老實不客氣的說：「他們連救國救民的工作——慈善事業——都還沒做到呢！」這樣嫉妬慈善家，眞是想亡國滅種，陷國民於水火中罷了！

譬如武漢某位大慈善家，做了許多福國利民的大慈善事業，這是有目皆覩，不待贅述了。現在這位大慈善家，他老人家溘然西逝了！這是有血性人不知應該怎樣替國家人民嘆不幸了！然而這些洋頭洋腦的洋先生們，偏在弄其如簧之舌，有腔有調的唱快活歌：什麼善根？假慈善？死不擇期？種種的徽號，都蜂狂般的加上來了。

這豈不是現在社會上不歡迎慈善家了嗎!?

我說：這倒也奇怪！他們這些洋頭洋腦的洋先生的到底爲什麼一心一意的不要慈善家？難道要想教大家都不做慈善事業？都變成洋頭洋腦的洋先生們？這時候他才痛快？才能够尽量的發展他們的洋本事嗎？

八，十二。于自修室燈下

監獄之門

大堂

前幾天我們院長常惺法師，應了思明縣政府的請約，到思明監獄里去演說，開示那班囚犯，當時我的心海中忽然掀起了一陣快樂之波，爲的是『向來聞其名而不得其境』的監獄，今天好破例去觀光了，倘若失却了這個難得的機會，未免有點可惜，於是就跟了我們院長去參觀思明監獄。

眞的，『人生最怕跑的是生死的門關』你看人間現前的獄門關，也有十來道門，道道上面都幾把鐵鑽緊緊地鎖着，好容易給牠一一的解開，使他們嘗一點法味，從這里可以推想見我們生死獄門關的鐵網包羅那是難以漏脫的了！

那天雖然是個下午，光綫還很明亮，所以那種一團漆的黑牢，和最下面的地牢，通統都能看個徹底。在牢門外面把各囚犯的名字和罪案用簡單的文字列陳在一個木牌上，以便觀者一目了然，我們也會依次序從頭至尾看過，以殺人和共產者最多。我最歡喜賣痴，專揀犯殺人的囚犯的臉上身上看，有的在面孔上就現出了殺人的惡形，有的臉皮不變顏不開口倒還似乎一個仁人君子，可是看他口一開臉色一轉就的確像個吃人的樣子，這話恐怕說的有點太蹊蹺，難道坐牢的就沒有好人嗎？上古過去的我們不提，單從目前的事在人在，如已經出獄的汪兆銘，仍然在獄的陳獨秀，在今日中國各界中都很知名，這些有名英傑皆是下流社會的人物嗎？是的，釘鐵不一定是壞鐵，當兵不一定是惡人，平常所謂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那是無知愚婦愚夫的口吻，我們現在也認爲凡是坐監獄的不一定是惡人但是話雖然這樣講，也要看他罪犯是不是可以原諒的喲！

再把視線移到上層樓上，看到許多囚犯在互相打架吼曲子，開頑笑，把耳朵靜下來一聽，還聽得許多鍊鐵柱梏的拖拉的響聲，他們還在那里快活呢？眞是衆生以苦爲樂，以迷爲覺的啊！

時候已經不早了，整整地講了兩個鐘點，在天地漸黑，空氣人事漸悶之下，就向一班囚犯告別了。人終究是個賦于感情的動物，看了一回監獄，回到家，獨坐在一盞孤燈底下，就連想到我們生死的獄門關頭了，恐怕還要被這樣利害得萬萬倍了，不信，請看修行道地經上說明地獄里的衆生的苦痛：

『是輩諸罪人，往地獄相害，意欲得兵仗，應心皆獲之，刃刀持相向，如水羅網動，猶夏日中熱，刀刃炎如是。挽髮相投翕（足旁），展轉相牽曳，罪人會共鬥，苦惱無央數，恐怖更相加，當爾時大戰，譬如拔叢樹，相摧亦如是』這里一段頌文是說明一切地獄衆生，苦惱而不自覺，在地獄里面相害身命以爲樂事，是多麼可憐可痛的事啊！

又云：『守獄之鬼王教，鐵繩拼身以鋸解，其鋸火然上下徹，撲人着地段段解。守鬼罪人惡行會，斧鑿斤鋸及與繩；劈解罪囚如木土，譬如有人新起屋。』

這段頌文里是說明衆生墮到黑繩地獄，被守鬼照業究辦，有用鋸解身的，有用斤等鑿身的，有用火燒身的，總之，受苦的時候，是非常殘忍，簡直當做木土用事，那里還當做有知覺有感情的衆生看待啊，我寫到這里不敢再望下寫了，一個衆生，稍一不愼，作了惡業就墮到這里苦痛的地獄里面去，是多麼的令人駭怕，唉！人怎可以作惡呢？

我勸世人，不要朝這種苦痛的地方跑才行，倘若仍然做壞事，那你不肯跑，也不由你主宰的了，我希望世人，緊緊地抓住了這個主宰，切切不可給人家掌握，一失却了，我們自己投生的主宰，隨業報輪轉，那是頂苦惱的衆生了。然而不作惡修善事，修些什麼善事呢？多得很，最快的頓超法門，莫如念佛，彌陀經上說：一心不亂，念至七日，就可以蓮花化身，入不退地了。其實參禪等等的修行法門，也都是同証眞如果的，不過方便雖有多門，歸圓恰無二路。我們能抱住那一門專修不懈不証究竟圓滿的佛位。倘若我們捨棄了修心的事業而如監獄里的囚犯不知苦而以爲樂的作惡業，那反又不愁不作苦惱的衆生了！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於閩院

學佛人信行問題

林楞眞記　韋達譯述

Bhikkhu Narada講

我親愛的姊妹！貴社長何太太叫我對諸位講幾句話，我很高興地答應了，我在上海時，聽說貴社長弘法的功德很大，但從前未曾知道，現在見到了她，才知道她造了許多偉大功德，世間上少有這種人肯用金錢肯用智慧做這種弘化的事的！

諸位要知道有因果：造善因感善果，造惡因感惡果，今世富貴，是前生種的善種，今生貧苦，是前生種的惡種，這是物質上的好處，剎那變滅，不是恒久常住的，等到死後，兩手空空，錢財子女，都要捨棄，所以我們要求精神上的好處，這種是最寶貴的，可以生生世世享受，不會消滅的。因此，奉勸諸位，以貴社長爲模範，行布施行，將來多做點功德！

諸位都是信仰佛教，是眞實的佛教徒，我亦是佛教徒之一份子，我所著的袈裟雖然不同，但我也是比邱僧，所以我現在將佛說男女平等道理說出一些。

佛未出世以前，女衆未曾有解脫的能力，不能如男衆一樣在社會服務，所以生女之家，必定悲哭。現在，我說出一個故事來：從前有一次，佛對一個國王設法，家人報告王生一女，即時王很憂慮，佛問他，他說：「世尊！我生了一個女，所以我很憂慮」，佛說：「這應當歡喜的事呀！何必憂慮

呢？世間女人比男子更偉大的，有四個特點，一智慧，二德性，三對於父母翁姑能盡孝道，四對于丈夫能盡責任，所以我們不可鄙視她，要好好地看待她。」

各位知道，佛敎尼衆制度在歷史上已經很久，佛制男有二衆，女有二衆，所以女衆修行與男衆平等，這種平等自由，皆是佛所賜的，從前有一位比邱尼在林間靜坐，有魔來擾亂她說：「汝在此處好不孤寂，不如還俗去罷」。比邱尼答他：「女衆亦有能力可以成佛，何以不及男子？汝不必勸我還俗」。我見到中國有許多善良民衆，但是她們的精神都用在祈禱念誦上，這種雖然是好的，可惜未免偏于神奇，不能對社會上盡一些義務，希望大家注意這一點！

昔日有位××，七歲時已經證到初果，當時大家都認她爲一個最好模範，她用幾百萬金錢建築偉大佛寺，現在雖然毀滅了，但有遺跡在那裏，人雖然死了，她的名德風聲，依然全在，希望各位用心從理性上研究，佛勸人不可以盲從盲，從理智上了解是非再去開啓衆生的迷信，那就是盡了我們的責任！

我在上海時，曾經說過，我們佛敎徒，不可有汝是下乘，我是上乘等等差別觀念，我們佛敎徒對于一切衆生應當要平等看待他，這是最緊要的，或者有人問：汝是何國人？我們應當回答我是全世界之一份子，所以我對于日本中國錫蘭人一樣的親愛，對于種族國界也沒有分別執著過。

我看見中國佛敎有許多習慣和制度不合佛制，現在希望各位用理性智慧打破這壞習慣，譬如中國人歡喜燒紙錢冥票與先人，我問諸位這有無利益呢？如果將買紙錢冥票的銀錢拿去賑濟貧苦的等人，以這種功德迴向先人那有多好呢？現在諸這都是有志的青年所以說出這種話，希望大家記好！例如佛前供品，午後不宜再供，因爲佛與比丘過午不食的。

我們大家要知道對於宗教和敎育都要切實的研究，對于社會亦要服務，聽說貴社加授看護一科，這是最好的事情，因爲服務爲人，就是爲自己將自己身心用以待人，這就是自利利他，因爲各人能受宗教訓練，就是全國人民的幸福！

現在，我對貴社長說：最好能派一個學生到錫蘭去求法，這不是說這裏不好，因爲到錫蘭去，可以擴大心境，加增見識，我自信貴社長一定可以承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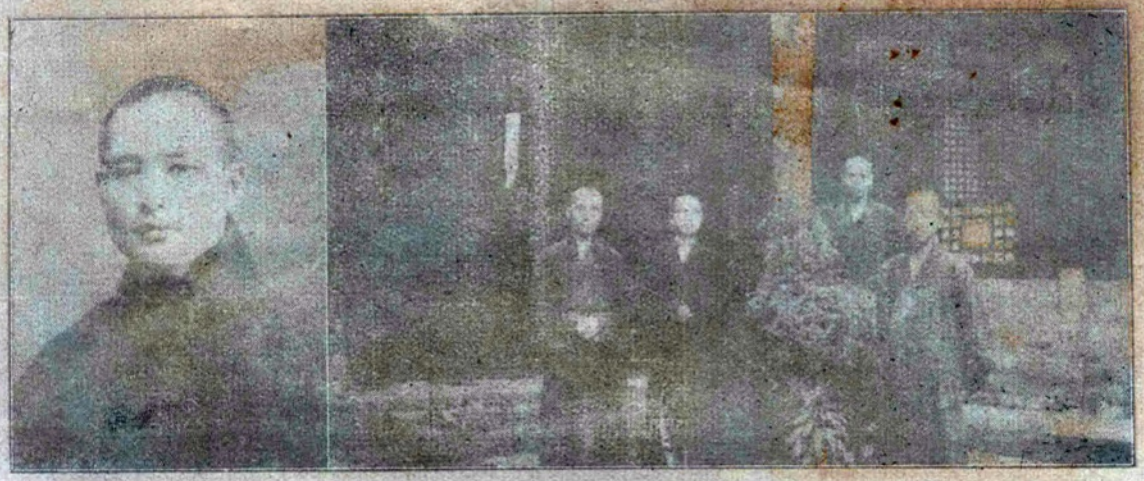
最後，我希望諸位不可停止前進的勇猛心，而中途退墮下來，要達向上目的，恭祝諸位平安！

十月廿五日，錫蘭納囉達法師，由滬返國，經過香港，由上海張翀(竹頭)雲之介紹，特至東蓮覺苑參觀，並訪苑長蓮覺居士，首由法航法師畧爲介紹，法師與居士用英語暢談，討論佛法上之種種問題，繼請法師向寶覺佛學社學生訓話，由韋達居士翻譯，講畢，並請法師至山頂參觀佛塔，此爲法師當日之演詞也。

——記者楞眞識——



滌塵法師　密定靄亭法師、編輯通一法師　竹摩法師



覺民法師　巍諦法師　東初法師　玉泉法師　碧峯法師



化莊法師　萬泉法師　覺初法師　祇林法師

本刊負責人及作者一群

一出發

二溪邊

三結合

四歸來









東蓮覺苑佛學社學員秋季旅行四幅



何張蓮覺居士十年前舊影



印光老法師在蘇州靈岩山

厭苦求樂法門

觀願

法句經上說：釋迦牟尼佛在舍衞國，祇桓精舍的時候；有四個比丘，坐在樹下，大家討論世間甚麼最苦？一人講：天下最苦的就是淫慾，又一個講天下最苦的是飢渴，有一比丘講：驚慌怖畏是極苦，有一比丘說，世間的苦，沒有一樣超過瞋恚；對於逆境界就生出憎惱，由瞋就怒恨在心，心既瞋惡，諍鬥依之而起，種了苦的因，將來就結了苦果。華嚴經說，瞋恚的罪業，能夠使衆生墮落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中，若果僥倖生在人道，得二種果報，(一)常時被他人說長短，(二)每每受他人的惱害。」四個人在一起共諍苦義不了；佛有天耳通，聽到他們的討論，就去問他們甚麼？四比丘就將上來四條問題討論苦義告訴了佛。

佛說，你們所討論的，不是究竟苦義；天下的苦，當以有身爲極苦！飢渴寒熱，瞋恚，驚怖，色欲，怨禍，皆由此身，這肉身就是果苦的根本，勞心積慮，憂畏萬般，恃強欺弱，你我殘賊，我見繫縛，生死不息，統統都因爲有了這個幻身。

現在我們得了人身，生在中國，一方面苦受外侮！一方面苦遭匪患，一方面苦遭農村破產，一方面苦受征賦稅捐，苦得無處訴苦！一方苦於水火兵旱各種災難，苦到流離失所。飢寒交迫。

青年男女爲色慾所迷，苦於失戀，或苦於失業經濟困難！苦到難以爲生，逼不得已輕生自殺，以爲死了可以脫離一切苦，不知道自殺的痛苦，實在苦上加苦！現在引幾段自殺的痛苦，給大衆研究。

投水自殺：有一個商人在上海，平時極鎮定，喜怒不露于色，因爲生意失敗，竟自投水自殺！幸得傍人救起，送往醫院療治，牠的朋友接到消息，立刻去看他，他一見朋友來，兩淚交流，悲哀苦楚不了！問他水中的痛苦，他連連道，厲害厲害！說時長歎變色，顯出那時的痛苦，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樣子，接着問他，究竟病苦到怎樣利害呢？

他道：江水急進，肺氣外逼，內外交攻的時候，所感痛苦！最爲難過！(報載因內外交衝過激耳鼻等處往往流血)。但一霎時，就悶絕過去了，他的朋友說道既已悶絕，痛苦應該可已不覺得了？他連連搖頭道，不然不然，胸部悶塞的痛苦，依然覺知，試想他是一個不動聲色的人，在醫院中，和他朋友談話的時候，變色欷歔，泣下沾襟，水中痛苦的厲害！可想而知了。

麻醉而死：安神藥片，鴉片煙等，都是麻醉毒劑，能起

麻醉神經的作用，陷入于似死的狀態。自殺的人，就誤解了這麻醉性，以爲一經麻醉，就可糊裏糊塗的死去！什麼痛苦都不曉得了，所以遇着環境不好的人尋死，不約而同的，都走到這一條路上去了。

但是據我所見，與他們的理想完全相反，服了麻醉劑，並不是這樣糊塗的死去，依舊要醒回來的，並且醒了之後，非常痛苦！去年聽聞有一女子，服了安神劑，就昏昏的睡去，家裏的人，沒有察覺，足足睡了一日一夜，方才醒回，頓覺頭脹欲裂，五臟翻攪，欲嘔難嘔，所感痛苦，十分厲害！簡直求生不得，求死亦不得，這眞極可憐了！

又有一婦人，因夫婦口角，吞了鴉片，醉了多時醒回，她却不發一語，惟雙目圓睜，呻吟不絕，表示一種極慘的狀態！那種悽慘的現象令人目不忍睹！要曉得，這些麻醉劑，吃多了，就陷於極深的失神狀態。彼時呼吸停止，心臟跳動完全不行，與死一般無二。可是過若干時期，依然會醒，不過經過的日期，沒有一定，從數分數時，或數星期都會有的，經醫生勸驗，往往斷爲已死，就胡亂將他埋葬了，及至醒來，早被入殮，欲出無路，急呼誰應，終至輾轉棺中，悶絕而死。此種慘苦！試想可怕不可怕呢？

而且無論何種自殺，到臨死時，總是一樣痛苦！衆生以爲環境不好，厭離苦境！以爲一死就了；不知自殺之後，苦上加苦，無有了期。既然能犧牲自殺！不如隨緣度日，放下一切妄想，專心念佛求生西方，這才是眞正的離苦得樂。欲自殺的同胞，快快覺悟罷。

妙法蓮華經上說：釋迦牟尼佛，塵沙劫以前，早已成了正覺。因爲要救度衆生離苦得樂，衆生界無窮無盡，佛的慈悲心，亦是無窮無盡；所以非生示生，非滅示滅，假設權巧方便，隨緣應化，無非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的知見罷了。但是佛的知見，衆生本來具足，所謂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心佛衆生本無差別，法性平等。因爲無始迷昧，就有淺深不同了；迷得淺的，隨他修那一種法，便後悟入佛的知見，迷得深的，不仗彌陀宏誓願力，往生淨土，就難靠自己力量証得無上菩提了。

況且這一法門，是諸法的歸宿，修証的極致，如來最初成道，說華嚴經，具足無量法門，收一乘根性，善財童子于証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教發十大願王，引導歸于極樂，普勸海會大衆，個個都求往生。

諸大乘經論都讚揚淨土！如佛說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十六觀經，往生論，叫做淨土三經一論，專講淨土境界及修淨土法門。

有的人說淨土是權漸小乘。不肯生信仰，不肯修習，總因未曾研究大乘經論，但執直指的手指，未見自心的明月。觀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就可以知道了。

我們衆生，不論出家的佛教徒，聽聞這淨土法門的人，應當相信娑婆是苦，苦者，逼惱身心不得自在也，有內苦外苦，四百四病爲身苦，憂愁嫉妒等爲心苦，合此三種就是內苦。惡賊虎狼毒蛇等的害及風雨寒熱水火兵等的災，就是外苦，三苦，八苦，娑婆世界一切的苦，不是言語可能說盡

的。

西方極樂國土，依正二報莊嚴，寶樹蓮池水陸光花之勝，微風禽鳥演出法音，生到淨土的衆生，無內外諸苦，衣食住自然而有，黃金鋪地。沒有男女相，無貪瞋癡三毒，有二十九莊嚴，壽命無量，光明無比，具足種種殊勝快樂。我們既知娑婆極苦生厭離心，對於西方極樂生欣慕的念，相信多生已來，業障深重，不是依靠佛力，難以超出苦海，當信求生淨土，決定今生得往生，當信念佛，如子憶母，母子相憶，感應道交，佛不遺背他的本誓願力，一似囚人想出牢獄，無絲毫留戀的心。

又如鳥魚，身在籠網的裏面，心飛籠網之外，念佛的人，以娑婆爲籠網，以淨土爲空水，厭慕純熟，故捨命的時候，心中娑婆的欲念，了無芥子的掛礙。願生西方的心，如作客的思歸自己家鄉，怎會再有因循的念頭呢！從此隨分隨力，至心持念阿彌陀佛聖號，無論行住坐臥，迎賓待客，穿衣吃飯，務令佛不離心，心不離佛。

但念佛的正行，要具足信願行，各人隨自力身分而立，不可定執一法。在時間方面，如果身無事累的人，應當從朝至暮，由暮至朝，語默動靜，大小便利，一切時，一切處，令這一句洪名，不離心口那就好了。

如果洗手漱口清淨，衣冠整齊及地方潔淨，就或者出聲，或者默念，都無不可。如果睡眠及裸體洗澡大小便的時候，乃至汚穢不乾淨的地方，只可默念，不應出聲，默念一樣功德，出聲便不恭敬！不是此等時處，念不得佛，要知到這些時處，出不得聲呢。又睡若出聲，不特不恭敬，而且會傷氣，不可不知道的。

凡修淨土法門，要發長遠心，「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務使一心不亂，仗稱念他佛的聖號，藉顯自性的彌陀，自利兼利他，普度法界衆生，同登極樂。管見是這樣，恭請十方善知識指正！

佛教月報

第一卷第十一號內容

布施與慳貪……大醒
唯識學上之因果二能變論……雨堂
佛說境行果之動機……仁性
佛教不興的外因與內因……智開
五蘊論略釋……慕修
因明入正理論講要……仁性
佛陀及其教義……寶貽
情毒……苦如
爲國祈禱……林宋攀
答問……編者
編後語……編者

發行：天津法租界四號路天津佛經流通處

全年五角郵費在內幷贈給學佛入門十二經一冊

「悲觀及慈觀」

化莊

眞觀清淨觀，
廣大智慧觀，
悲觀及慈觀，
常願常瞻仰！

在故鄉有一座由地方公建的香火廟，我曾去過幾趟，看見的神像除了坐在正殿的紅面丹鳳眼睛的關老夫子，有的是幾尊惡兇兇的神明，持鎗把斧，怒目挺胸，那簡直一個個都是夜叉。廟裡又是那麼陰暗，沒有充足的陽光，且在兩旁走道的角落裡，疊起了棺材，這些準備裝盛死屍的棺材是附近人家寄存的。殿宇已是經過了年深歲久的閱歷，蒙上一層蒼老色，表示它是半古式的建築物，很有一把年紀了，而能獨個兒坐鎮這上了二十來片店舖的區區鄉市，它的雄壯是可以自豪的。但是，我雖然生長在它的治下，却不大走進去，縱然進去了，沒有一回不是經人領我進去的。那就是我胆怯的緣故。因爲這座陰沉的廟裡藏滿了可怕的棺材，可怕的神像。我在白天也不敢一個人踏近這些像前，他們實在太可怕了，好像近前就要被他們活活打死，打得肉粉骨粹，或一口吞下肚似的。那時我的腦神經很簡單。以爲關在廟裡的什麼神明，老爺，無非都是惡很很的夜叉，比惡的世人還可怕，並不是我理想中所愛的，有悲觀慈觀的一個神聖。

過了幾多時，我離開了故鄉了，另走進一個廟裡去，這廟比較起來不但前面少了個神戲臺，建築也非常窄小，簡陋，而且也沒染上一些兒古舊的蒼老色；內面供的幾尊神像不但沒有是那樣的奇形異狀，而且還在西廂的中堂供養着一尊在紅帳裡面令人一見便生起愛敬心的菩薩，聽說這就是觀音大士，不過當時他們差不多都喊做「觀音娘娘」。我得見觀音菩薩了，心甚歡欣，越端詳越覺得確是一位可愛的大慈悲菩薩，她的情態不止不使我害怕，還滿現着親一般的親熱，我很想近前去讓她握住我的手，摩着我的頭。從此，登時打破了我對於神聖的不好印象，知道惡人中有良善的，耀武揚威的神聖中也有大慈悲的菩薩，不儘是那樣夜叉般的可怕。

這不過是我瞻仰觀音菩薩聖像的第一次，現在，我可常時瞻見了。還有不少的要一經提起觀音菩薩，便從他底心鏡上映出一位活活的菩薩來，虛衣赤足，自微微顫動的袖口裡伸出半截玉臂，左手托着一個藏滿了甘露的淨瓶，右手則執持着一枝嫩綠色的楊柳，已靠近瓶口，將要灑滿了甘露，一洒清凉，圓形地臉面上滿罩着一層慈愛的秀麗的而神聖得不可思議底笑容，絕對不是那麼可怕的怪頗狀，自然令人一見

即無意中要生出純潔的敬愛仰心。更在兩道彎彎眉心下配合了晶珠的對目，不時從這對亮晶晶地慈眼中射出不勝愛倦的神光，射注在一切有情身上；若是迎面走去的時候，立即放下淨瓶，楊柳，垂伸着手兒趨前迎接，雙手輕輕的握住，這好像痛心的慈母立在堂前迎接那背着書包從小學校裡放學歸來的愛子一般。那時，他平日間的一切塵勞妄想，暫得清靜。

人的顏面原是最重要的，一切喜怒哀樂的表情，全在顏面的一部分可以表現。每個人的顏面各挂着一幅不同的臉譜，他的心性在這臉譜上畫得很清楚，是甚麼人就畫着甚麼樣的臉譜，能認識臉譜的，一看就知道那人的心性，行爲，乃至畢生的一切。最明顯的，我們想起曾在劇場觀戲劇時候，只要看到各飾演主角的種種不同的臉譜，便可猜想到他，是威武英雄，忠臣孝子，或是貪官汚吏，奸賊，或是清白長官。故我們現在無論從雕刻繪畫或意識想像中的觀音聖像看來，不拘定經人介紹，瞥眼即知道觀世音是一位至上尊的大慈悲菩薩；稍有心靈不昧的，自然不由得生出愛敬摯誠心，俯伏低頭，頂禮膜拜。

未知讀者中間有沒有這樣的意念；觀音菩薩大慈大悲的流露固然在聖像上爲共所見到的，而在平日有意無意之中，隨便甚麼時候一聽到觀音聖號，不假思索的即可意識到這是一位大慈悲菩薩。似此意識到的，只在得聞聖名，並不需趨向供奉着的聖像前再圖謀一面，這究竟是何緣故，起初自己也莫知所以，我只覺得觀薩世音菩薩這聖號是非常順熟的，幽雅的，清韻可愛的，彷彿在這聖號中自然滿含着大慈悲義，大慈悲相；所以只要一聞觀音聖號，即可想像到該是如何的聖像，如何的一位菩薩了。

既待讀了普門品與其餘經教，始知觀音是從彼聖業而得名的，並且不是在釋迦時代爲現菩薩身纔得號此名，原是在過去久遠的散提嵐界善持劫中就得尊名了。自那時到現在，菩薩的聖跡已踏遍了十方國土中，想我們曾在意識中受了非常熏習，對於觀音聖號自然一見如故，自然順熟；我們意識中經熏習了這位大慈悲的菩薩的聖號，觀音菩薩這粒種子已藏在我們意識中了，聽來自然不那麼生疏，這是我們的無上幸福，好像一團不堪的汚泥中還有一朵清淨白蓮亭亭的矗立着。

並且，我們不單只在視覺觀音菩薩的聖像，聽覺觀音菩薩的聖號，立即知悉是大慈悲爲懷的菩薩，若還能進一步在菩薩所作的聖業觀來，使我們對於觀音菩薩的慈悲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菩薩的聖業繁多，說也說不盡，寫也寫不了，現在不是還有許多零零碎碎的記聞都是寫明觀音菩薩所感應的事件嗎？那普門品中所說的，亦不過是就其大概敘述一個輪廓罷了。我們可以總說一句：觀音無心，以衆生爲心，亦無作業，爲衆生而作業。

所以，無論從觀音聖像，聖號，作業各方面觀察起來，通統很明白的彰顯了大慈悲心，大慈悲義，大慈悲相，這就是說：須圓滿其大慈悲心，大慈悲義，大慈悲相，始能稱合的觀音聖像，聖號，與其所作的聖業。

至若觀音菩薩所現身相，由上所說顯然作婦女形，而菩薩誓願宏深，感應廣大，無一衆生類不現身的，故有人反對

婦人形者，但是反對不了，如活葉文選一文中有這樣的註脚：「他（觀音）底狀貌，世俗多作婦人。但據胡石巖筆叢及明王世貞觀音本紀所考，都說他古時不作婦人狀貌的；而清趙翼陔餘叢談考，却又根據南北史來駁斥胡王之說，足見觀音的像，在六朝時已變成婦人形了」。再檢閱辭源，亦同此說。然而，觀音菩薩究竟以何因緣而現此女身呢？有人說是：（一）要教化一般婦女，故顯同類的婦女身而爲說法；（二）因爲男子都好女色，爲要教化一般男性衆生，故方便現作婦女身而爲說法。這兩點不過都是說明「若有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爲說法」的經證，但我以爲尚有第（三）義，即現婦女身較之於男性更加慈和，仁愛，溫柔，因而更其顯露大慈悲心相。以具足大慈悲心，大慈悲願故所以示現最能表達這大慈悲心的婦女身了。雖然，男性不全是的麼剛强粗暴，也不全是如同我故鄉的香火廟裡的那麼奇形異狀兇惡可怕的神像，且婦女中亦有不少潑辣的，居心很毒的，但，若有內具慈悲心外現慈悲相的婦女，自是更加比較可親可敬，豈可同日而語；況觀音又是大慈悲菩薩化現。

無疑的，觀音菩薩是大慈大悲的菩薩，而所謂大慈大悲者，即是慈觀悲觀。慈觀爲所獲二種殊勝中的「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動竟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亦即是無緣大慈，施授十方諸佛的法樂，悲觀爲殊勝中之「二者下合十方一切知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亦即是同體大悲，救援一切衆生的痛苦。菩薩皆以大慈悲心而出發的，特別是本文所說的觀世音菩薩，始終堅抱着這利他的「悲觀及慈悲」行事，往返十方國土中，常常時，恒恒時，以慈眼視衆生，悲心念衆生，凡是清淨信仰，能『念彼觀音力』而不拒絕菩薩慈悲者，樂無不與，苦無不拔。這，安得使我們不「常願常瞻仰」呢！

若有同是力不勝人的人們，自然要害怕兇很很地惡者，親近善良的，也許還要和我小時一般的害怕那兇很很地神像。現在，我們同是流落在三界的苦惱衆生，應當呼救於觀世音菩薩；他是這麼可敬愛的大慈悲菩薩，有的是溫存，仁雅，絕對不是像夜叉般的神像可怕，也絕對不是像夜叉般的惡人可畏。

啊！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二四，八，三〇於自修室

佛像念珠批發

本號出品丹鳳老牌各種名香線香早已風行全國各埠頗受讚各界許樂用現爲應佛界之需要特兼選辦各種佛像念珠大宗批發價格特別廉宜物質優美精良其佛像計分

「觀世音菩薩」「釋迦牟尼佛」「三聖接引佛」「阿彌陀佛」「全堂佛像」計五種其品名計分新琥珀・新瑪瑙・冲象牙・冲水晶・精工刻花・紅瓊樹實・烏鉄樹實・等七種備有價目表承索即寄

福建厦門大同路一壹七號振東海記香廠郵購部啓

生命的原理

東初

報紙上天天見到有人自殺，其自殺的原因，雖各有不同，但蔑視人生以一死爲解脫的觀念，卻是一樣。何以不想到自殺以後又是怎樣的快活呢？我們一切的痛苦，果能以自殺就簡簡單單同燈一般的息滅呢？死，就是人生生命的歸宿嗎？我們果眞除了自殺就無法解決人生現行的痛苦嗎？這皆是由於不明瞭人生生命的原理，假使我們的痛苦一死會解脫的話，那不但我久已自殺了，恐怕社會上自殺的人比現在還要多呢！苦悶的青年，動斥社會惡劣，環境不良，試問，社會何嘗惡劣？環境何嘗不良？若惡劣，則社會無人矣，人何以又競競向入社會呢？若不良，則人皆自殺矣！人何以又戀戀求生呢？縱有，我們要提起佛教「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來改造，個人消極的自殺，究竟是無濟於世。究竟惡劣是惡劣，不良是不良，與你何干？苦從何來！你之苦，非你之自遭，誰與之？今不自責，而責社會，愚痴極矣！荒唐極矣！然究竟講來，什麼是我們的正生命！同時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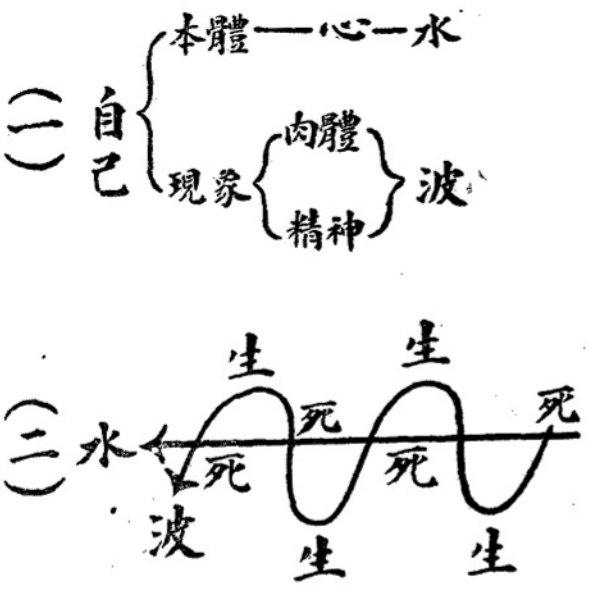
眞正的生命是否在一死的中間

獲得，而人爲什麼又要死呢？爲什麼又要生呢？既生就不要死，既死就不必生，何必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豈不是矛盾現象嗎？同時人爲什麼在有病要死的時候，會曉得死去是痛苦呢？在自殺的時候會曉得死去是快樂呢？不然，爲什麼自殺呢？根本的弊病，社會上人不知道死是不但不能解除我們的痛苦，的確能加增我們的痛苦的，死，原來不是一樁什麼有價值值得追念的事，故佛教教人解決生死的問題，並不是專注意在生死，不過藉生死名詞提醒人明白人生眞正的生命究竟在那里，不是說死就是人生生命眞正的歸宿，但是死從何而來呢，又從何時人就有死呢！生死是不是同耶穌所說有個視之而不見的人格神從中主使呢！死！究竟是人生罪惡的表現，人生假使沒有罪惡，也就沒有生死的痛苦！罪惡！究竟又不是傳統的遺產物，而是我們各個人從過去精神意力活動中所留下來的影響，造成功現前人生痛苦的局面，這種局面不是固定的，是有轉變的可能，這全在我們各人現前心行協應的力量，假使現前一念善心所發生作用，則將來人生又換一副局面，但這種局面無論是緊張的或是和緩的，終究不是人生眞正的面目，眞正的面目根本上要剷除這種虛僞局面的人生，因爲人生眞正生命實是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的，這樣說我們

現前人生如同流水一般的虛僞幻化的

生滅着，所以說我們的死不是燈一般的掩息，也不是浆沫一般的沉淪，正是前浪導後浪繼續的生滅着，這種生滅現象波浪可以代表我們現象的人生，人生眞正的生命卻不是現象的波浪，而是永遠不生不滅清淨本體的水。所以說我們肉身精神呼吸，就同于現象的波浪一般，我們自性清淨心，就同于本體的水一般。但是水與波是不相離性，離波與水，離

水與波，形成二而非二意，究竟講來水還是水，波還是波，又形成二而非一意。故水與波有非一非二的不及不離的連續性，但這非一非二水波與我們生命却有密切連絡性，夫水上的波浪，在忽然一刹那靜時就是我們人生的一期中死時，夫水上波浪，在忽然一刹那高潮澎擊時，就是我們人生生時。人生的生死，就是這波浪一沉一起的現象，在一日一刻間長江流水的波浪也不知起過多少沉沒，茫茫苦海中人生的生死也不知演過多少悲喜的戲劇，平時佛經所謂「衆生生死」，就是依現象波浪上說的，所謂「衆生滅」，就是依於本體水上說的。意思如表：



我們假使能够洞澈體驗得這種生命現象的原理，對於人生生死的問題，就不致發生怎樣恐懼悲哀或喜歡欲狂的現象，因爲在人死一刹那固不必悲，人生一刹那也不必喜，這些消長的現象不是全部眞正生命上發生的變化，不過是生命線索上一種波紋而已！不明白生命原理的人就認爲現象不實的人生爲我們的眞正生命！這實在是人生最大的錯誤，假使我們眞正的生命，就是數十寒暑枯槁無味的軀殼的話，那人生沒一點的滋味值得我們眷戀的嘗試，竟有些沒出息的人有意無意道出一種顯明對於人生眞諦沒有認識的話：我今生算了，年紀也大了，什麼事也不想了，就這樣隨隨便便過幾天快活日子好死吧！

試問這是一種什麼見解呢？現象的人生無論你算了或不算了或想或不想這種勢力環境之下，任你起種什麼消極及什麼積極都是沒用的，死神無論如何在早遲的中間總有一天會降臨到你的近邊，莫說你還有個死神會與你爲難，縱許死神讓你活過一二百年甚至活到與彭祖那樣的高年，不但死在你無法逃脫，而對於廣漠的宇宙建設中間也看不出一絲是你的腦力練成，現象人生的光陰是有限的，我們要是眞正在廣漠無邊法界中想築一求或兩求的金字塔，來紀念着人間演變中留了這一絲的倒影，那我們非要澈底求

我們眞正本體生命法身的實現

不可，因爲本體生命是永遠不生不滅着，常常時恒恒時是在爲人類社會大衆服務謀利益！同時本體生命也是我們各個生原來所具足的，不是什麼人格神所給的，但是現在爲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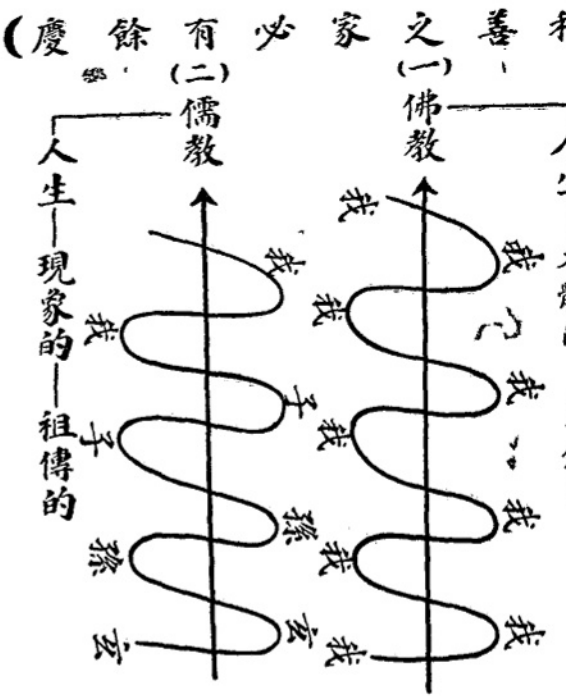
麼這種眞正生命不會實現呢！說來這種責任完全是我們自己負的，怪不到任何人，爲什麼這成功現象的人生而得不到本體清淨不生不滅的生命呢！這個原因！就同我們前面所說的譬喻一樣，水原來是很清淨平滑的，沒有一絲的波紋，而現在之所以有波紋的原故，就是風爲原動力，我們的人生就是業爲原動力，風大則波大，風小則波小，業惡則現象生現，業善則本體生現，惡業中又有種種差別不同，或現地獄身，或現餓鬼身，或現畜生身，或現天人身。業善中亦有種種不同身，或現聲聞身，或現緣覺身，或現菩薩身，或現佛身，此中所謂本體身就是圓滿報身，佛教教人捨去八生，就是捨去此現象的幻化身而証得圓滿報身。話該說轉來，風爲天然的因緣力，業以何爲因緣力耶？爲自然呢？爲神呢？在不明白佛教的人以爲我們自己不能自生自立，一切都要仰着一個神，這實在是一種無稽的荒語，業乃是我們

過去精神影響力

所成，現在的人生，就是過去精神影響的結晶，現象精神的影響力，就是將來人生現象的遠因，這種業力全爲自造，將來也唯有自受，影響不到任何部分的人，無論經過多少時或是那一個地域，這種自作自受的責任都要我們負的，你咒咀現代人生的痛苦，切不要責社會，怪張三咒李四，就該切切實實誠心誠意懺悔你自身於過去不該造成這種枯槁無味痛苦的業力，你支持不住現在的痛苦，想脫逃－自殺－那是徒增痛苦，逃得今生，逃不了來生，逃得過現在，逃不過未來，這好像一個人在國家犯了大罪，中央政府通緝令已通知各省政府了。犯人無知，即由本省逃走外省，或由外省逃回本省，試問豈本省政府要通緝你嗎？縱許一時緝不到案，將來也要歸案，總之，有一日會歸案受刑，這是一定的道理，任何人不能替他抵罪，這與儒教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有點不同，在儒教以爲我們現前一切的業報，無論是善的或是惡的自己自身受用不了，將來留我兒孫受用，就是從親生子，從子生孫的相續的人生觀，這就是以波紋講人生的生命相續，但佛教不以波紋爲相續而以水爲相續生，因爲波爲現像的，不是實生的，雖也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不是留子孫受用的，還是我們自身的受用，就是由前生－到今生－再從今生到後生的相續，故人生好壞一切皆是自身負責創造，這就是

儒佛二教的人生觀

不同點，質言之，儒教所要的人生是現象的，不是自身的人生，是祖傳的人生，佛教所要的人生是本體的，非遺傳的，自造的人生。故在佛教的學理上講父母不是出我們的親因緣，假使父母能生我的話，則我之賢愚不肖應與父母同，我之肥瘦智才美醜，非父母能預知，故生我者業力也，非父母也，父母僅爲生我之增上緣，實質論：我還是自生自立，自作自受，故人生之目的非爲傳宗接代，此爲儒佛根本的不同，這如圖：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明此，則人生的痛苦，非自殺能解除，越殺越苦，死的乃現象身，現象是苦根，今捨此而易彼，豈不是以八兩對半斤嗎？眞正要想解除人生的痛苦，就要實現本體的生命，釋迦牟尼佛，就是因爲認清了現象的人生是痛苦的，所以在雪山經過種種的磨練，然後在菩提樹下纔親証得清淨本體的法身，並且說出現象的人生，不但有種種的痛苦，並且將來會因牠永遠流浪在生死的苦海中被難而傷失清淨法身不能實現！所以我們要實現清淨法身，唯有研究佛敎！

一九三六，十二月，焦山海雲堂

佛教與佛學中英文月刊　第二卷　第十四期

本期內容

讀了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的宣言　寂英
佛家生命觀之研究　寂英
佛家社會學的基本觀念　寂英譯
華南佛教視察談　盛夢琴譯
居名六也所取才　丘菽園
悼太炎先生　悲觀
開賬對話集章第一　征夫
丘菽園居士之聲明　劉汗人劉唐人
前後之間開胃開胃
三寶洞清心和尚聲明
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宣言
瀏陽語錄　林天鳳
瀏陽詩選
三個月來佛敎給我的感想　編者
修改中國佛敎會章程方案
編後語

英文版

I　Why I became a Buddhist monk.
II　Buddhism in China To-day.

新加坡丹戎巴葛普陀寺

四聖諦之人生觀

大定

一　緒言

人生在佛教上，可分凡夫與聖者二段，凡夫即從人昏迷之時代言，亦即從流轉世間，趣向有漏方面言之也。聖者即從人覺悟之時代言，亦即從超出世間趣向無漏涅槃方面言之也，但人如何而生？在社會普通一般哲學家或主一元論，或倡二元論，或計原始論，或持進化論等等，異說紛紛，浪萍腦海，令學者莫衷一是，且驟視之，皇皇心術組織條達，理論宏博，程序井然，仿若充實之學說也。假使推進一步而愼思之，明辨之，實驗之質問之，則種種理結窮途之困，難愼思之，明辨之，實驗之質問之，則種種理結窮途之困，難免不爲慧目所嗤，故雖理論縱橫，而終弗得其眞諦。佛教觀察人生則不然，乃主張精神不死者也，無間大乘小乘，古今中外，教義雖分道不同，統而言之，可用四聖諦說明，前之苦集二諦，明人生之有漏因果，後之滅道二諦，明人生之無漏因果，茲且依小乘教義，略說凡夫與聖者之人生觀焉。

二　凡夫之人生觀——苦集二諦

未出世間之凡夫有貴者焉，有賤者焉，有富者焉，有貧者焉，尊卑境遇，其類不一，可是舉竟此世不能免一切生滅變化既爲生滅變化之所束縛故一皆爲苦也，蓋自續生以來，住於母腹之中，則受無量不淨臭穢難堪，從胎產時如堅硬壓油之具排擠而出，其痛苦之逼切，甚於醫治潰瘡也。及產出之後，衆苦所依，煩惱所隨，由是繫縛聚集，無有剎那之自在，所謂從嬰年至於幼年，由幼年至於少年，由少年而壯年而至老境，腰弓如弩，頭白如艾，氣力衰減，諸根不脫，若稍不愼於身，則病苦交進，羸疲其體膚，所欲而不能，憂命根在呼吸之間，是名曰老苦至矣。或則福盡，或則壽盡，或則不自檢點死緣，於是一命嗚呼，拋別父母妻孥，兩手空拳，業還自受，無常誠苦乎哉！更觀其當乎英壯之時代，如啓超先生說：「還有那些號稱上流社會號稱國民優秀分子的，做官忙，帶兵忙，當議員忙，賺銀忙，最高等的，爭總理總長忙，爭督軍省長忙，爭總統副總統忙，爭某項勢力忙，地盤忙，次一等的，爭得缺忙，爭兼差忙，爭公私團體位置忙，由是而運動忙，交涉忙，出風頭忙，搗亂忙，奉承人忙，受人奉承忙，攻擊人忙，受人攻擊忙，傾軋人忙，受人傾軋人忙，由是而妄語忙，而欺詐行爲忙，而妒嫉忙，而恚恨忙，而怨毒忙，由是而決鬪忙，而慘殺忙，由是而賣友忙，而賣國忙，而賣身忙，那一時得志的，便宮室之美忙，妻妾之奉忙

，所識窮乏者得我忙，每日行事則請客忙，拜客忙，坐馬車汽車忙，麻雀忙，撲克忙，花酒忙，聽戲忙，陪姨太太作樂忙，和朋友評長論短忙，不得志的，那裏肯干休？還是忙。已得志的，那裏便滿足？還是忙」！似此奔走風塵之中，造作諸業，認苦爲樂，强侵弱衆暴寡，此損彼益，此益彼損，其怨憎會，愛別離，苦情豈可勝言哉！至於五蘊熾盛，乃爲苦之根本，盛一切苦之器也，如是謂之八苦，或分三苦，即苦苦，壞苦，行苦也，人生苦果如此，其他地獄餓鬼傍生之苦，超過百千萬倍，不言而喻，若夫天可謂樂乎，而在欲界有墮落悚慄之虞，更有戰鬪殺擯之苦在色天上，仍不免墮落下方，若歿若住，不能撒手自如故凡於三界火宅中，無一而非苦諦也。

此有漏之苦果，非偶然也，非頓起也，乃由夙生位中，長久熏習漏業種而來者也，此能引起苦果原因，是謂集諦，其內函有業與煩惱之別，牽引生死之因，雖皆不離惑業二大原素，然爲上首而有力者則煩惱也，若無煩惱，雖宿業量若河沙，猶如眞實種子，不得土光潤澤之緣，故業必不可缺，煩惱之助緣，否則亦不發放苦芽，而使後有相續也。但是具有煩惱者縱無宿業而由無間新集之故，亦能數趣當有生焉。故俱舍頌云，「此中說煩惱，如種復如龍，如草根樹莖，及如糠裹米，業如有糖米，如草藥如花，諸異熟果事始成熟飲食。」此喻惑業之關係也。苦集二諦本十二緣起之略攝耳，分別言之，無明，行愛取有之五支，皆屬集諦，餘之七支，皆爲苦諦，吾人流轉轉生死，而爲凡夫者，蓋由集五戒因而得也，若集修十善之因，當必感天道之果，若反而造無間業因，將來定招三塗之苦趣，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伊何？則唯集諦而已！集諦維何？即業與煩惱是也。復次：所謂業者，俱舍頌云：「思及思所作，思即是意業，所作謂身語。」思即意業，發動於內心者也，思己之業，即身語表所以造作於外者也。欲止身語之惡行，必先守護意業邪思，而如理作意。其庶幾矣。所謂業者，可大別爲十種，貪，瞋，無明，慢，疑，見復分爲五種，身見，邊見，邪見，見取，戒禁取。十者雖皆爲煩惱之根本，而爲流轉集諦最有力勢者，唯貪愛無明耳。故欲拔沉淪之因，亦必從貪愛無明斷起其庶幾矣。

由以上集諦諸煩惱，造集善不善之業，所感得之三界五趣果報純爲大苦也，是爲凡夫之人生觀。

三　聖者之人生觀——滅道二諦

集諦之理明已，於是斷煩惱業惑業，既斷則衆苦解脫，是名爲滅，自性清淨，寂滅眞實，故名曰諦，乃出世無漏涅槃，而非言詮尋思所能得其眞相者也。第不生不滅號曰眞常耳。小乘極果至於斯，解脫憂喜全入涅槃，再不退受人間生死，是爲無餘依涅槃，吾人依世間，轉凡夫而爲聖者，是人生之意義與目的也，是以如來一代說教，都以涅槃爲指宗歸，因爲證得法性惟常住便知法相如幻，而後有事可作，而後方能作事，所以佛之無量功德，證從涅槃而來，吾輩凡夫，

詎可不觀苦斷集，期滅諦而現證哉！？

玄奘法師曰：「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粮，生死河深，濟之者須憑船筏，資粮者三學三智之妙行，非春宿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昇彼岸，凡夫缺而沉生死」。由此推之，將欲解脫苦而得涅槃，悟擇滅而臻聖果，必假資糧船筏矣，然則趣達滅苦之滅，必由道焉，道者涅槃所應經過之階梯也，此階梯不趨於樂天厭世之兩端，而履中庸以求解脫，是名中道，斯何道也？曰順解脫，曰順抉擇，曰見道，曰修道，曰無學道，更歸納其體要言之，即三無漏學者是也。蓋多散亂心之人，令其不散亂掉舉，必先授之以戒學，爲令獲得勝三摩地，必實行無漏定學也，心未解脫爲令解脫，是謂慧學之能也，此中戒爲道之根本，餘二方能次第引生，通常所謂由戒生定，由定而發慧者也。戒爲防護身口意之過非，乃佛教道德之總名，凡佛弟子均應守持，名之別解脫律儀，別解脫者，謂持此清淨律儀，別別各得解脫道也。此復分八類：即比丘律儀，比丘尼律儀，勤策男律儀，勤策女律儀，式叉末那律儀，鄔波索迦律儀，鄔波斯迦律儀，近住律儀是也。其間各別多寡，開遮廣略，概詳各論各經，姑置不辨。定學者，總諸心取境界不失不亂，心離惛沉掉舉而得之，安和狀態，此爲一般佛教徒所必行者，尤爲佛教之必要條件，由是途徑，心乃離愛欲樂等之分別，其次但覺身心之輕安，終能洞見宇宙之微，引發神通以得不思議之作用，蓋欲超越自然，入宇宙秘奧，而照見萬有之實相，是必須有出世無漏之智，此無漏智在吾人庸常精神狀態，不能得之，能引此智者則定之力也，故定爲諸靈妙德之生產地，其重要者有八，所謂四禪四無色也。慧學者，決擇諸法自相共相，簡擇四諦之理，而有斷惑證眞之功能，此又必從多聞熏習如理作意之聞思修次第而入門，爲第一修行方便。如是三無漏學，初者破壞煩惱，次者伏其現行，三者盡斷種子，質言之，即趨涅槃聖道諦也。在佛轉法輪時，說爲八聖道支，入涅槃際，及增廣爲三十七菩提分，蓋佛陀最後概指一代所說重要顯著之道行品而云三十七也。此可分爲七科，世尊之歷史與教法云：「第一科因念住，皆由慧使念住境析除自體，故名念住。自體即是五蘊，分而爲身，受心，法四種。身即色蘊，受是受蘊。心是識蘊。法是想行二蘊也。由狹義解四念住，即觀有情自他身體，爲不淨，受則爲苦，心則爲非常，法則爲非我，此則如次治淨樂常我之四種顛倒見也。若廣解之，則不單局於有情之身體，而通於一切有爲法。爲二科四正勤，即廢惡修善之努力也。又分四種，一已生惡不善法，爲令斷故，起欲策勵發精進。二未生惡不善法，爲令不生故，起欲策勵發精進。三未生善法爲令生故，起欲策勵發精進，四已生善法爲令住故，起欲策勵發精進。第三科四神足，所求所願一切如意自在，故名爲神。此爲三摩地之果，三摩地即名爲足，足是基礎之義，此亦四種，一欲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謂於佛或佛子所生淨信欲聽聞正法，欲增上故成就三摩地，是爲欲三摩地，三摩地成就已，由此修四正勤，此名勝行，即此勝行與前所說三摩地能生種種神用，故名神足，此神足成就欲三摩地與勝行，故名欲三

摩地勝行成就神足。二勤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於教授教誡之法。熾然精進，勤增上故，成就三摩地，餘如前說，唯以勤代欲而已，三心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思維內法，心增上故成就三摩地，餘準前說。四觀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多聞聞持，多聞積集，以慧簡揀徹細觀察，觀增上故成就三摩地，餘如前說。第四五根，生善法之根本，故名爲根，此有五法，一信根，二精進根，三念根，四定根，五慧根，等五五力，能破惡法，故名爲力，與前同法，但名不同，等六七覺支，助如實覺覺四聖諦者，故名覺支。一念覺支，二擇法覺支，三精進覺支，四喜覺支，五輕安覺支，六定覺支，七捨覺支，此中擇法諸簡擇，辨別諸法，輕安謂心身之輕利安適，捨謂心平等性，等七八聖道支，助正趣求故名道支，一正見，二正思維，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上來所敘三十七覺分爲畢竟到涅槃之要素，總爲道諦原則，修習菩提資糧者，缺一不可。

由是言之，滅爲出世果，道爲出世因，以因推果，據果尋，所謂聖者之人生觀，於此可得矣。

四　結語

綜上言之，苦從集起，滅從道入，畏苦當斷集因，慕滅先修大道，先哲云：「臨淵見魚，不如退而結網。」誠哉斯言也。吾輩凡夫，試問人生目的何在？俗者曰：希聖希賢。佛子曰：羅漢菩薩佛菩提也。然眞能行聖道與否，姑且不問，但當念「人生無常，人身難得，數十寒暑，一彈指頃，便爾過去，今之少年，曾幾何時，忽已頎然而壯，忽復頹然而老，忽遂奄然而死，包膿裹血，過此一生徒慕寂滅不行乎道，豈不可憐可惜哉？」故聖者之造成，尤着重於三學道諦也。

佛教公論

第一卷第六七號目錄

鬪海潮音法舫之妄論……慧雲
法舫是什麼東西……瑞今
新年之希望……編者
我與佛教公論……慧雲
現代僧教育之危機及其改進……瑞今
略說佛教六個需要……宏宣
辨泉州摩尼如來僞像……念西
佛教文學與世界文學……照盧譯
重興草庵碑……演音
性願法師爲瑞多大師起龕法語傳允記
日行一善……張開漠

通訊

閩南諸山致菲中華佛學研究會書
弘一法師仁開法師書
德願比丘尼致海內大德書
佛教界消息……廣義
華嚴詩社詩選……慧雲選
編輯室代郵……慧雲
編輯後記……編者

廈門南普陀寺發行

從「鴻」撩起的一些胡思亂想

西滄

我有一位「瓢笠隨身，萬里行脚」，並不怎樣需要「錢」的朋友。突然從遠道寄我一函，要我替他湊點「錢」去。用途，他含含糊糊沒有「披肝瀝肝」向我說明；不過他說「準於最短時期，鷰還奉趙！」這却是我很相信的。本來，有錢就借，無錢不借。這是我絕對自由。進一步說：即使我有錢不借，也不見得我這位朋友就會到法院裡控告我去。但是，我這位窮朋友的「窮脾氣」——也許就是什麼「硬勁」吧？我是很懂得的。他肯於「推心置腹」來向我開口，已經是給了我「十足」的面子。而且，像他這種具有一點「傻勁」的人，假使不是到「十足」沒有辦法；就是我替他磕頭，他也不會給我這種「十足」面子的。於是在這一種特殊的情形之下，眞叫我比「貸」他的還要厲害些了。幸經數日籌劃，輾轉又獲得幾個朋友的幫忙，總算替他湊足滙寄去了。

在這數日「勞神苦思，役役奔走」的籌畫之中，許多胡思亂想，都乘機湧擠到胸頭來了。現在喘息方息，敢就一些胡思亂想裡面，暫檢一些寫出，以餉本刊讀者。惟既云「胡思亂想」矣，又理合暫借幽默語錄（憶爲談風某期渾介君語，恕不及詳加考證），迎頭向讀者申明一句：「讀者固亦不必正襟危坐，作聖經讀也！」

我想：

當我這位朋友據案揮毫來寫這一封信時，心目中面然浮閃了一些我（不是指我朋友的我，是指我的我，也就是現在踞坐讀者面前，一字一句來向你讀者申訴的我呀！）的影像。但是，我的一些影像，怎麼會從我的朋友腦裡，心裡，肚子裡，腸子裡，眼睛裡，浮閃出來呢？我又想：當然又不出什麼「生理學」「心理學」裡面告訴我們的一些眞理了；當我與我的朋友，先前同居共事，相對晤談的時候，他就攝取到他的「裡裡」，又秘密搬藏到他的「裡裡」；現在臨機觸發，那些潛藏在「裡裡」裡面的影像，於是又從「裡裡」裏面，乘機浮出來了。

「裡裡」云者，省筆也。在文字運用方面，設無經濟的技巧，則當具如前說，什麼「腦裡，心裡，肚子裡……」扯扯拉拉一大串矣。我這麼「裡裡」鋪張，也非無意矜誇自己「了不起」的「博」；實在因爲這一些影像，到底是潛藏在腦裏，心裡，靈裡，肉裡，……雖以人類理智之富，迄今尚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又是富於「科學思想」，對於「現實」是絲毫都不肯苟且的人，如何能馬馬牛牛，擅以己意，將此一大問題，硬栽在那一個「裡」的裏面呢？注釋且休，言歸正傳。

我又想：

什麼「機能」能够攝取影像？

在我們「靈」或「肉」的領土以內，祕密收藏這影像的，是在什麼地方？誰搬送進去？又是誰翻檢出來的？

雖說聰明的生理學家，心理學家，以及什麼家家之類，能够創製一大堆什麼「感覺」「記憶」……的名詞，甚至有本事利用這些名詞，造成一種學說。別人姑置，只就我個人說：我對於我自己的這些名堂，天知道，鬼曉得，我實在自己都不大清楚！然而我仍跳不出「生活」的圈子，我是和尚，我是被許多人訊咒的「生活厭倦者」。我間常想豎起脊梁骨來尋求支配我生活的動力，但是許多人又指點我，說我生活的動力，是受我自己支配的，是受我環境支配的。我趕忙圓睜眼睛，尋求我的環境，我看到天上的太陽，我看到街石，我看到地上一些熙往攘來的人。我心裡又彷彿感到這就是我底環境了；然而環境卻老是不向我點頭。至於我的自己呢？許多人又都瞧着我的面孔，甚或用手扭着我的鼻頭，待我取出一面鏡子來照我面孔，鼻頭的時候，面孔，鼻頭，承允與否，我雖不得而知。但是我一想到我勞心焦思，到處張羅，企在我這位窮朋友名下，來保持我這份十足面子的時候，鼻頭，面孔，似又與我了不相涉。若說我的我，是一張什麼「靈」的東西而一經追尋，這「靈」恐怕於我更是「不靈」了。

然而，我卻仍然顧全了我這一份十足的面子。

我我如是，別人別人，生活生活，我想總不至如我如我吧。

話又信筆奔放，跑出了題目範圍。別了，讀者。「我」暫就此帶住吧。

一封可以公開的私信

笑凡

一個在大學讀書的青年，忽爲熱烈底同情心所激發，寫這信教我走一條偉大的路。意思是感慨到佛教徒對于社會科學知識太貧乏，心地終是空虛而不充實，幹起革命工作來終不徹底！我也常常這樣想：假使佛教革命的領袖們以其可能的經濟力量，培植三十個大學專科的基本人材，然後各盡其能地聯合攏來腳踏實地去幹，什麼馬丁路德偉大的事業不會實現呢？但這祇是想想而已！這封信雖寫給我個人的，但所述現階段中國佛教青年的苦悶，實爲一般受過僧教育的青年，所同感的！故敢公開發表，以供一般僧教育家與一般受過僧教育的青年同學們的討論，究竟作何感想？

石萍附識。一月二十日。

××：

有一長串日子沒寫信給你，你的聲音，你的容顏，是時常在我耳邊響着，在我記憶中隱現，我不能淡忘了你，也不甘願淡忘了你，我希望你永遠生活在我的記憶裡。

在不經意中，三年的時光悄然無聲地從我們手背，眉梢，髮端溜過去，這三年中雖然你我曾於倥傯中相遇，但是沒有說過一句自己心裡要說的話，我們也和許多人一樣在彼此問了個好之外，就默然無聲，我覺得我們並沒有陌生到不相認識的地步，什麼使我們如此呢？

三年，不是一個短促的時間，該有許多事情可做，許多書可讀，而我却一事未做，書也讀得很少，在這三年中，我是被人家玩弄，被自己所不知道的玩弄，被物質慾名利慾玩弄，像一個浪子那樣儘可能地浪費自己的生命，每當檢點過去的時候，憤怒怨恨遂湧上心頭，我不抱怨自己，我覺得我生來並不知道殘戕自己，我之毀滅自己，是魔鬼執着我的手，麻醉了我的靈魂，迫脅我行慢性自殺的！清晨醒來，夢幻破滅，智慧啓示我以新生之門，我要從魔鬼巨掌中奪回自己的生命，使自己堂堂地做一個人，建立一個巍然獨存的「自我」，讓我自己很經濟的消費自己的生命，以短促的生命爲資源去創造一個永恒的生命，這是我唯一的願望。

雖然魔鬼曾捏牢我手足、用繩索鐵鏈細縛我，飲我以美味可口的鴆酒毒汁，但是我的心並沒盡死，血並未冷却，我不甘忱淪，我需要新的太陽，新的空氣，新的宇宙，我要生存下去，我要與一切善良的人和我一道生存，爲了自己的生存，我願化身爲狂風暴雨，雷電烈火，焚毀了現世界，掃清現世界，這陰霾的天色，窒塞的空氣，魚肉刀俎飛舞，哀號歡笑交響的世界，叫人怎麼能够生活下去？我幾次想登高大聲疾呼，當我欲開始實踐的時候，遂即感到空虛，有巨靈在我耳畔輕輕說：「偉大的革命，是建築地淵博學識的磐石上！」這句話，像一枝金箭也似射在心上，我哀傷，又歡喜，我懂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揩掉珠淚，收斂起笑容，開始循着這無上的啓示而努力，人們吐唾沫在我臉上我不響，用脚踢我我不動，我情願忍受人間最難受的侮辱，祇要我所從事冶鑄的劍是一把犀利無比的寶劍，我着手磨的銅鏡是一枚光照罪惡黑暗的明鏡，我就滿足。

你是任何都優越於我的年青人，你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編織得十分美麗，你有能力拯救千萬不幸的人們，而你似乎並沒知道自己這種潛力，你悲悼自己的身世，哀傷在陰凄中討生活的大衆及自己，現實的刺激，奪去了你的康健，你憤怒，你想衝重圍，爲自己爲大衆的光明而鬥爭，當你愼加思慮的辰光，因了環境與顧忌，於是嘆息而灰心：在往昔，也許你渴望做一個東去講經西去講經的大師，做一個大叢林的當家或方丈，現在，我相信你已破碎這個塗着名利之彩色的希望，×法師，××法師的寂寞與苦痛，我想你一定了解的。據說×法師頗有「入山唯恐不深」的感情，在極端的苦悶中，也許你也有這種感情，然而你們的心並沒死掉，你們的血並沒冷却，你們不能與塵世絕緣，「入山」只有更苦痛而已！即使能在萬山之中的古刹裡住下，忘去了流年，忘去了自己，任不幸的大衆哀號着爲魔鬼吞噬，豈是佛徒慈悲的初衷？在知識僧伽群中，你是肯向上，自愛爲人的年輕者，所可悲憫的，是無人能專心教導你能把有切實用的學識灌輸給你，稍有見識的人就會知道僧尼社會問題的嚴重，即是整個社會

問題的嚴重，僧尼是社會的一部份，要解決僧尼階級的問題，必須要有社會科學的知識，你們所學的是佛學，佛學是美善的哲學，不能應用到社會革命上去，現階段的僧尼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是怎樣的地位，你自然比我更明白，若任其自然，恐怕有一天會連佛學也跟着僧尼的沒落而消失的！這在你們篤信佛學的人要痛哭流涕吧！！假使你們不甘願佛教的生命毀滅在自己手裡，那只有幹，只有準備發動佛教大革命一條路！我哀憐芸芸衆生，我敬愛佛教家慈愛平等之說，十二分希望你撤開內外藩籬，抱着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更求深造，社會科學的知識須到學校中去求，爲了拯救群衆，肅清佛門，使眞理永生，你養長黑髮，脫去僧衣，破了食戒，和我們一道進學校去求足進社會進化的知識吧，你做精神上的佛教徒不是比形式上的佛教徒更好？一個眞眞的佛教徒，是當因宏揚佛法而犧牲自己的，進學校的問題，只要你情願進學校，我們可以替你辦理，英文，數理也可以想方法替你補習，我們會把最高的一份友情敬獻給你，經濟問題，你提出要求法師等會爲你籌劃。至禮魄，心神怡悅，善加調養鍛鍊，自然會能强壯起來。××！曷興乎來？如果別有困難，望一一詳告。

有美麗的希望，即須有勇氣去實現才是，遙望天國，沒勇氣走向天國，那眞太苦痛了！

——楊笑凡——

秋陽雜綴

開脫

一　閒話中秋

中國向來把兩手兩脚五官百骸俱全的人分做四等，而念過聖經賢傳的「士」，總是佔在第一位。因爲他滿肚皮都是裝着墨水，講起話來也常是文縐縐的，不是「之乎者也」，便是「的嗎了呀」，而且對於聲調特別考究，一兩個字的短語，他可以「咿咿呀呀」的念得很長很長，有時甚至於搖頭擺腦的返復吟哦，據說這里面妙味無窮呢！如果寫到紙上面來，更加洋洋灑灑，如長江大河一瀉汪洋，累數十紙而不能盡，自然一字一句，都是「錦心繡口」，大費推敲的，映到讀者眼里，不待說是情思綺麗哲理醇醇的了。總之，人是「萬物之靈」，士是靈中之尤靈者，所以他在歷史上取得了「治人者」的資格。因爲他在人群中地位的優越，所以他最閑，也最會消磨時間。至於他如何的消磨時間，也可以拿一個字概括無餘，那就是「雅」，在血腥的風里，他聽得出哀絲豪竹，在烟火朦朧中，他看得見蝴蝶鴛鴦的翻舞。時光如白駒過隙，現在又正

序屬中秋了。秋聲秋色秋光……，都到了爛熟的時節，光色繽紛的外界，也在催促着閒雅的騷人詞客（註：「士」的別名）。趕快展鮮紙，磨濃墨，留下一些得心應手傳誦萬世的名句。不然，豈不白糟蹋了這美好的時光。我，墨水喝得不多，又沒有吐過牛口血，一身瘦稜稜的俗骨，尋不出絲豪的「雅」，藏身佛門，雖不愁衣食的，色相未空，仍在生死濁流里團團轉，身心究竟還得不到些清閒。閒雅都沒有分，對着良辰美景，只好繳了白卷，古訓有一句話說，「獻醜不如藏拙」，與其搖筆即來，滿紙疵瑕，正如今日學力不足而好爲人師之淺夫，一樣窘態可掬。節省點紙墨費，還是收起了吧。

二　重九印象

「風霜高潔」的重九，在萬象歡騰聲中熱熱鬧鬧的度過去了。這一天留給大家的印象是太好了，也太多了。自從北伐軍挾着排山倒海的浪潮，席捲大江南北建都金陵以後，連接幾個年頭，不是水災旱災，便是兵災匪災；不是武人內訌黨販播弄政潮，便是強鄰壓境締結城下之盟，整個的中華民國，差不多已經成了一個災國。到了今年，一天烏煙瘴氣，稍爲廓清，在強調睦鄰安內攘外的政策之下，經過硬幹實幹苦幹，政權統一了，據說連人們腦子里的妄想也要統制起來。黑泥宰相納粹總理的政風，已經全部移入中國來了。幸運的福星好像也有點怕孤單，就在這普天同慶中華統一的時際，又來一個豐盛的秋收，人們飽了肚皮，於是乎雅興勃發，「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雖然「自古有之」，也不妨「於今尤烈」的倣效一回。這天人潮減退四野清寂的暮色蒼然時，我也不敢輕易放過這種佳節，悄悄然的爬上五老峯左的一個側峯，眺了一回海上的晚潮拍岸，遠山的秋容蕭瑟，以及夕陽返照中的城角，馬路上遊興未闌的歸客。我想這天的晚餐席上，燈火煌煌之下，大概都不缺乏一副春風滿面的笑顏，和滔滔不絕的談資。即最近物化倔強一世的魯老頭兒，假使還沒有離開人間世，也不再喊着「愛人在山腰」了吧。不過在戰馬悲鳴胡笳頻動的緊急聲中，多少白髮婆娑依閭而望的老母，月照深閨夢繫征夫的思婦，新換的秋衫上，不知滴上了幾許淚痕。這又是「皆大歡喜」中一點不愉快的印像。雖然，我並沒有揮灑一點多餘的眼淚。因爲我深深的知道，這世紀不是我們流眼淚的。

三　秋色可憐話桂花

秋風初起，玉露凝寒，郁郁青青的河山，頓時改換出一副蕭瑟不堪的可憐面目。使得若許詩人畫家，都縐起了眉尖，唱起了靡靡之音的悲調，揮灑出顏色慘淡的畫幅。可是沒有幾時，楓葉紅了，桂花也吐蕊了，那種希有的清芬，逗着風勢，四處流散着，泌入人們的心脾，使人感到眞是無可形容的舒服！在萬里澄澈的月下，在四壁悄然的燈前，在天籟繁弦合奏着秋曲的白日之下，詩人畫家重又展開眉宇，有如對着一瓶嚴酌的酒，一杯香冽的茶，笑吟吟地揮着那枝生花

的妙筆，把這些全攝入他的筆底。於是素箋上，畫布上，又將留下若干名貴而不可磨滅的墨痕！在他們的心兒眼里，將不約而同地作着會心的微笑：「我們的詩靈畫架，又有了豐盛的收獲。蕭條的八月，得着桂花的渲染，可也不怎樣寂寞喲！」

但是，這樣的良辰美景，對於身無長物的我這貧衲，却又是另一樣的感覺。假如容我用句現成的話，「吹縐一池春水，干鄉底事」，大約可以形容我這時的心境了。因爲像我這樣生來就註定了是一個遷流無定的流浪人，木魚響處，明朝又不知乞食誰家了。任憑外界怎樣的鋪張揚厲，也激不起我不波的心湖里一縐微細的波紋。

一九三六，一二，五，在廈門。

全洲法師傳略

滌煩

全洲法師字雪清，泰縣曲塘鄉人，精研國學，並通佛典，吾僧伽界之傑出者也。因肺疾逝世，至堪痛惜！師病初起時，即知絕症，雖數度就醫診治，其效均等於零，當時師曾慨然謂吾曰：「死何足惜？第師恩未報耳。昔所懷抱今成泡影，人非木上其何能已於情乎？」吾聞之不禁憮然興悲，而爲之安慰者再，時爲去歲春夏之交也。醫既絕望亦祇有靜養而已。秋初學社開學尚勉任國文教授，兼代監學，飲食起居一如尋常，同學諸人咸爲之喜，詎意多初精神頓減，羸瘦日甚，時發寒熱，病象轉劇，不得已，入福音醫院，旋照愛克司光鏡，偵察結果，肺病已屆三期矣。雖盧扁復生，已不可爲力，擯與歸來黯然神傷，其時適伊師釋然大師來爲葬身鄉梓計，亟迎之歸故里，未及兩月竟溘然長逝，年僅二十有五，長才未展，實志以歿，聞者無不憂其才，而惜其不壽也。師於髫齡即捨俗出家，英敏穎悟，有逾常兒，釋然大師，深明大義，不使誦經卷逐蠅頭利，令從周少麟先生受孔孟學，以故五經四書嫻習無遺，出入於周塾者近十年，十八歲，受具足戒於南京寶華山，參學於武進天寧寺，於叢林律儀，梵唄唱誦所當學者，無不會通，十八年秋，經南亭法師之介紹，入竹林學院肄業，嗣於廿年春偕覺民法師復赴閩南學院，千里負笈，以求佛學，廿二年，畢業歸來，悲佛教日非，僧材缺乏，思有以振起之，遂毅然任泰縣佛教研究社國文教授，兼代監學，教授則精益求精，管理則有條不紊，夙興夜寐，久而不倦，其艱苦卓越之精神，有非常人所可及者，師不僅辦事幹練，而待人接物，極和藹可親，且律已恭嚴，事無巨細，不苟且，不敷衍，平生雅好文藝，課餘之暇，輒作短詩，或遊記，發表於海陵諸報端，一時蜚聲社會，深爲人所稱

道，固今復興佛教所最需要之人才也，乃竟遭天之忌，多才不壽，吾爲師惜，亦爲佛教悲也。夫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值此佛教多事之秋，需材孔急，如師者，懷濟世才，不及爲佛教用，其影響于佛教前途者大矣！教運如斯，夫復何言？抑吾尤有不能已於言者，師天賦孱弱，每多疾病，加之披剃常住，財產微薄，師之私塾讀書，以及出外參學所有費用均仰師一人成就，在釋大師已竭盡棉薄，無如衣服書籍旅費湯藥，所需至鉅，以故居常鬱鬱不得志，以多病之身，處窘迫之境，貧病交加，苟非聖賢何以遣此？無怪師之多沉默，寡言笑，蓋亦有難言之隱者也。師著有閩南日記，其貧苦之狀，昭然乎上，吾每讀之，輒爲之悲痛不已！余與師昔同學，今同事，故知之較深，尤哀其境遇，因記其概，畧以告同道，亦聊以誌吾痛耳！

二五，秋，在海陵。

天封塔上望寧波

旅窓散記之一

道屏

寧波之有天封塔，猶之開封之有鐵塔，杭州之有雷峯塔，同樣的享有盛名。在我住的樓上，可以望到天封塔的塔頂，當我搬上樓來住，第一個給我印象極深的，就是天封塔。牠那雄氣勃勃，虎視耽耽，好似要將全個寧波吞了下去的姿勢，我對牠表示很大的敬意。因爲處在現今微弱的中國，事事仰人鼻息，不能自主，不敢反抗，唯強國之馬首是瞻。像天封塔之卓立宇宙，頂天立地，儼然自成一個派頭，不因有寧波之大而湮沒其雄心，不因有人口之多而減少其壯志，具有強國之風，在中國，我希望有幾個這樣的塔，來刺激刺激民心，倒也是非常好的。但不知我眼中的天封塔，是不是衆人眼中的天封塔，這却成問題了。

話說一天心透師（即禪關）來延慶寺，自告奮勇，說我如願意到那兒玩，他可以陪我去。我說：就是天封塔吧。並用手指着塔頂給他看。他說：近得交關，用手指着縱橫交錯的馬路之中的一條，說：從這兒一直去，轉灣，進巷，再走幾步，就到了。

寧波雖不及上海漢口那麼多的馬路，但是，我還是找不着頭緒，路線如網，莫知適從。雖往新新浴池一路，走了不知若干次，但一則是夜裏，二則是坐車，終究怎樣走法，仍是莫明其妙。所以去天封塔，也是聽從心透師的指揮，他說左之，我則左之，他說右之，我則右之，我想孔趨亦趨，孔步亦步，也不過如此罷。這樣在他的指揮之下，達到目的地了。

塔到底有多少層數，我當時就沒有計算過，此刻要我說出一個確定的數目，委實答不出來。又塔有多少年代？建於何朝？何人所造？我不像胡適先生那

樣有考據癖，單單在廬山替一個塔做上四千多字的考証文字來。老實說：我是個不折不扣的糊塗透頂的人，莫說無歷史可考的東西，我懶得去考他；就是有志書可查的，我也不大高興去找或者偶爾翻起看過，但不久也許忘記得一干二淨。歸根結底說一句：天封塔是很高的一個塔就是了，下大上小，一層一層有木梯可以爬得上頂層去，而且要爬得你脚痛，你頭昏，甚至一個不小心，兩脚一滑，來一個倒栽葱，危險雖是危險，但只要你不屈不撓，小心翼翼地，一層一層往上爬，結果總是你得最後之勝利，登其頂點，居上臨下，看一個痛快。我起初曾一鼓作氣地往上爬；不到三四層，我已沒有勁了。上了大概不到一半，已到三而歇的程度，不能再上了。然而，終因心透師的感動，我才又重整旗鼓，準備作孤注之一擲，最後，還是登峯造極，到了最上一層。

既到了頂上一層，包管你不虛此行，能帶望遠鏡，固然是好；但如果像我一樣的窮光蛋，買不起望遠鏡，那你也不用急，只要你眼睛沒有瞎，還是一樣可以令你滿意。塔不是很高嗎？也可以說：比任何東西都高，在寧波城裏，我還沒有找到別的什麼東西要高超過他。唯其高故，所以左右前後，上下四方，莫不可以一目了然。你臉向東，可以看到海洋中的白浪洶湧；向南可以望到青山上的彩雲出沒；向下可以望到寧波整個的輪廓，不過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孔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也是這個道理；向上可以看到日輪當空，陽光刺得你眼睛流出淚水來。

還有：居高臨下，所看的東西，一切都渺乎其小了。比如海吧？平常看了，像要把我們吞去似的，不是很可怕嗎？但登天封塔上一望，則顯得一點嚇人的能力也沒有了。故天封塔上的海，是不敢吞人的；天封塔上的山，也失了山的偉大；天封塔上的寧波，也失了牠的富麗堂皇。什麼偉人，什麼名士，在旁的地方：儘可爲所欲爲，不可一世；但一到這裡，馬上成了一個普通無知的平民。我讚美天封塔！我對天封塔表示非常誠懇的敬意！

二四年八月三十在金仙寺。

笑痴

或人的悲哀

S眞天眞活潑，心直口爽，師友們對他是非常愛戴的，他是一個性情愛動的學生，他好看富有民族英雄的電影，尤愛乒乓球，足球和脚踏車。一天他連午飯也沒吃儘情地玩車子，他騎車子的本領原不甚高明，居然自負不凡的在羊腸小道上飛馳，不知怎麼的龍頭一歪，「崩咚」，一個夏候淳下馬，人和車子都摔倒在路旁了。爬起來，毫不在乎的仍然玩他的車子，有人問他，「痛嗎？」他底兩腮間微微的一笑：「怕痛還要什麼鳥雄的車子?!」

他抱着樂天主義的人生觀，對于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感覺到有無窮的趣味，也許是有無窮的謎理。他曾學着小孩子牙牙的語調問他的物理學教師：花爲什麼是香的？屎爲什麼是臭的？鳥爲什麼會飛？人爲什麼要吃飯？這些人們以爲不成問題的原理，他却研究的非常的有興會。

的確，他更是一個熱心愛國的青年：曾經不惜犧牲地大街小巷去募得三百多塊錢援助東北抗敵的勇士們，他深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應當愛中國的。過去的「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戰爭發生了，他在校中寢食不安的變成了一個瘋人似的。眼睛睜圓圓的狂呼：強盜式的××！目無人道的××！你有強權，我有公理，你有槍炮，我有熱血，好！來拼個你死我活……」這樣，師友們很担心他爲國損身了！

S彷彿是魯薦或者是李逵投胎的，他的勇敢，俠義，心直，口爽引起了全體同學們的敬佩。同學們推選他做一級中的級長，他一些也不退却地抱着硬幹死幹的精神願意犧牲自己爲同學們謀幸福，自此，格外的得到了師友們的敬慕和器重了。

因爲師友們的敬慕和器重，他也不敢輕侮小視了自己——決不是「夜郎自大」的樣子——自覺爲國爲人所負的使命的確是大而且重啦！他做過這樣的美夢：中國的貧和弱，壓根兒是國民無知識造成的。今後欲國富民强，脫離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唯一的生路只有普及教育。他希望將來到農村去實施合理的兒童教育，令一般蓬頭垢面終日玩着無聊游戲的小朋友，一個個變成名符其實的將來國家的主人翁。

在南國島上一心一意讀書的他，一天下午接着綠衣使者遞來了一封信，一看，原來是他的三五年前的國文教師寫來的。意思是這樣：「一向沒和你通訊，想你的學問是非常進步了！我在這裡爲校務忙的頭痛眼花的，你能來當我的助手嗎？我希望你來！更希望你快快地給我回信！」這封信把他底心打動了，他正夢想着爲國爲民做一點教育事業，現在機會到了，他十二分的歡喜，歡喜他的理想快要成爲事實！

S由學生一躍而爲教員。這，不但他自己感到愉快，同時師友們也爲他額手稱歡的；因爲教員生活比學生生活到底富裕的多呵！天曉得，他那時所覺到的愉快，都是現在亂箭刺心利刃割胆的悲苦。

他住在西北角上一間杳無人跡的小樓上，除了上課的時候他再不說一句話，不，要說有誰來聽？一天到晚呆住在這間牢獄式的小樓上，看看書，寫寫字，疲倦了，有時還呼呼地大睡一場。白天裡他的好友是窗前的白雲和飛鳥，黃昏到了，他的好友是吐着火焰的灰黃色的洋燈，他有科學的頭腦不怕邪神惡鬼把他捉去當小差，只怕寂寞的巨魔把他生吞下去！暴風惡雨打雷的時候，尤怕觸電！——因爲他是住在高高的樓上——雖然孔聖人曾經說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話，他却有些狐疑難信！哼！他之好動的生性，不得不爲環境壓迫的靜下來了，他之天眞活潑，不得不成爲悵惘和凄苦了。

一天，他在敎務處討論授課的問題，敎務長說了幾句不好不大耐人尋味的

話語，他難過極了，以爲這是生前奇恥大辱。回到房間裡，越想越氣，越氣越恨，舉竟鼻子一酸，潸潸落淚！由落淚引起他的飄泊的苦味，景念父母的鄉愁。看看前途，不，就是現在，有的是黃連和荆棘呵！眼睛一閃，在他面前的有張牙舞爪的獅子，獰猛兇惡的老虎，怒吼的狼，狂嘯的豹，吊桶粗的蛇……：這都是些吃人不眨眼的傢伙。「轟咚」，棹子一拍，他還要比那些猛獸格外的厲害：「去！難道每月得了十來塊錢的代價，連我自己的自由和靈魂都出賣了？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我不怕……」他雖然受了人家的騙投到這羅網裡來了——也許是虎窟吧。但，勇敢仍是有的。

剛踏進社會大門兩個月，那裡曉得他的「心直口爽」却是這個社會裡的人們所忌妬的。有不少的人罵他不懂「人情世故」的傻小子！的確的，他才脫離學生生活兩個月，那裡知道什麼人情世故？而且他們所謂「人情世故」，就是他所痛恨的奸巧，詭詐，誑騙，陰險，假面具，僞人情哩！深知道那個人虛僞了他一陣，或對他笑了一笑，無疑的，馬上就有什麼新花樣來會使他過不過去，這是他兩個月試驗得來的經驗。難怪有人要痛罵一聲：「萬惡的社會！」原來這裡人們的良心都搬家了。唉！他受騙了，上當了，開始精神上痛苦了，悲觀了，厭世了！

有人說：人有兩副面孔，他以爲這社會裡的人們十副八副面孔也有啦！對上是一副奴顏婢膝的媚笑，對下是一副猙獰暴惡的陰狠，對窮鬼是淡淡的，對財神是火熱的……這些，都給他一種莫明其妙的駭怕。

S在兩個月前度着學生生活的時候，「人情冷煖」這四個字絲毫及加以注意，現在也許稍稍地嘗到牠的滋味了，不然，爲什麼要訊咒「齷齪的人群！灰色的社會！

他的機械的生活，誠如高爾基所言：「當一個人一面向前生活，一面周圍無一點變動，那確是痛苦而可怕的事；這樣的生活在來到刺殺他的靈魂的時候，他所感覺的單調乏味，是要與時俱增的，苦痛也是要日甚一日的。一更使他痛苦的，要算精神上的刺激了。如：「你不負責任！」「還有兩個月就放假了！」這樣，一句正罵，一句反映的來侮辱，他的話語給他聽了，簡直是亂刀刺心呀！寫信叫他來幫忙的人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他不免感到宇宙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自己是眞的，靠得住的。

他來回地在那西北角上的一間小樓踱着方步，書棹上點了一盞洋燈，空氣是沉寂的，心弦是緊張的。他彷彿在想什麼，但，從未停止過他的脚步。哼！可憐的S教員，過去的天眞，活潑，心直，口爽，俠義，勇敢都葬送了，得來的却是現在的深思，愁苦，腦悶，心煩，凄凉，慘痛。

編者附白

本期因篇幅不湊巧，一月佛教臨時抽出。「一封可以公開的私信」中的見解，很值得我們注意與討論，希望大家發表高見。本刊所徵作者像片，將來當陸續刊出，本期所刊出的只是一小部份罷了。明眞，振華，暮笳，福善，笑痴，滌煩，道屏，諸法師的近影，即盼能早日寄下。　三·四，上午。

一天

淨性

七月六日　雨後初晴

腹瀉仍未愈。

今天禮拜一是去旁聽的日子，可是業雜染義上次講完定於今日春試，故弘院朱居士不去授課。星期五才繼續講煩惱雜染。

晨起就執筆續成昨晚未寫完的一篇——終南山森木保護會的幾點小事長約二千言的小文。看鐘終九點剛過，於是帶了稿子携着一床蚊帳出門赴大良醫院視病。

醫院昨晚來了兩位住院的臨盆產婦，醫生所以都忙個不了。候診室裡的人漸漸多了，還不見任何動靜。在往日已經開始叫號了，今天是特別例外。

病人們都有點等得發愁，焦急；我雖捧着一本海潮音（第六號）靜靜地在那兒從首逐頁的讀，讀了將近二十餘頁就困倦了。合攏書來看一看鐘：十一點卅分啦。我抬起頭來，正看見對面椅上靠着坐着的一個面黃肌瘦似有肺病年約二十上下的同志（都是和尚）在睡態中打了一個涎液四射的噴嚏就醒了，跟着又隨地（痰桶離開他坐位有好幾尺那麼遠啊）！吐了幾口唾沫。他的樣兒是顯着患貧血病和精神病，一定爲每日兩毛的收入而積累成的。我在憫厭他行爲之下同一剎那又不禁起了可憐的同情！另外有個抱孩子的婦人緊鎖眉頭斜倚坐在那邊，小孩因病苦和飢餓（無奶）鬼也似地音聲很尖大的哭叫。這實是人間地獄！

候了又有好一會，我受不過室中惡劣空氣和嘈雜聲，只好跑出來在小小的院落中蹓躂。忽然想起洋車等在外面過於等久回頭是要麻煩的；不要看了吧，究竟幾時才開診呢？況且先我而掛號又有這許多位？於是我毅然到掛號處說明不看病了的原由，掛號先生告訴大夫忙的原故（即前所說），並勸我稍耐煩點可以免得下次很遠的再來。

終於打了十二點鐘，大夫出來開診了。候診的人都歡喜起來，有如大旱時的農夫看着天邊的烏雲一樣。可見求離苦的心，有情都共有的，只可惜認識力不強，比這病苦還苦得很的苦他看不見，認不清，故不知想法求離，這實在可憐！病人慢慢地一個一個進了大夫坐在裏面的那所房子，經過相當時間也輪着了我，於是又在若干分鐘之後，大夫的手才在我的腹上揉搓審察病情。

大夫要我留心飲食。生冷堅硬的要注意。並說這病幾天就應當緩過來的，爲何至今還不好呢？——連大夫都懷疑起來！

碧峯瘧疾復發，一身被蚊蟲咬得成了瘡疥一般，看看令人可怕！蚊又是瘧菌傳染的總包消處！所以碧對於我把帳子送去給他（本來他贈送給我的），心裏非常歡喜。他不是看着東西的面上起了貪愛，是得着了一個抵抗土匪空軍來襲的好屏障！

在西四郵局用郵票一分將稿寄到天津，順路巡禮白塔寺的廟會，並瞻禮白塔及參觀塔前新脩之正殿。

殿堂頗莊嚴，白塔甚雄偉。喇嘛盤膝露着右臂口中喃喃不絕，頭腦長得紅而且大。其狀似頗精勤。然有二喇嘛太不心虔，在口念手作印等之下見我走到他們的門前不但把放逸不稍微收起，反到延皮厚顏和我開玩笑，待我報之以怒目他才改作嚴肅的態度！

在一月以前的某一天（不記得了，又懶去問別人），該塔受一次空前的熱鬧幾千人的盛禮。是作了個四十九天的甚麼道場，最末那一天打千僧齋並（每人六毫大洋，毛巾一條，大饅首一個）。到來赴齋會的眞有千數。其中有喇嘛，和尙，尼姑，老道；另外非喇嘛和尼姑老道的冒牌貨也不少。參觀的人簡直就人山人海不計其數地川流不息的湧出湧入。可惜我沒有去領略一下，不然也可以寫一篇什麼記的文字載一下！——這一次他們（喇嘛）又在做甚麼「金光明息災法會」！

塔前擺了一個木頭做的高約五六寸長有四尺寬有尺多的上厚下薄方形的東西。澡堂用來搓澡不過矮了點，極着納涼倒很新鮮有趣。這東西的用途在我這不甚聰明的佛弟子看來，還能由敬禮之下聯想得出幾分；至於社會普通的人看了難免不覺得離奇，和看見人在動物時更惑者想入非非？因爲禮塔者是全身伸得筆直俯於其上的啊！尤其看着俯身而下的時候：兩手由頂上降下至胸，須着地翱躬低頭跪叩，再以手撐持伸爬身子出去，然後手直向前腿直向後這麼一伸，臀部就隨即突然落下；眞要使人前仰後合，笑他粗野！連我當時都起了一種疑問：這是佛教中所有最敬的禮節嗎？產生於印度還是發明於西藏？何以中國寺院我沒見過這種舉動呢？這當然是西藏專有的呢！北平喇嘛寺院我也去過幾處大的，然者却沒得有這個發現。就是白塔寺從前也沒有見過（或者我沒看見），這回有也惟在白塔之前，正殿之中仍無此種設備。何以最敬之禮不施於殿中而惟行於塔前呢？不甚聰明的我，實在猜不透！

歸來時，我心中還模糊有個印象：

一個在家弟子向塔行這最敬禮時，有一位携了小孩的少婦步過此處看見了，兩頰猛然飛上兩朵紅雲向着俯身下爬的男子睥睨了一眼扭轉頭很快地拖着孩子走了！好似還聽到她走後由鼻子中哼出「嗤」的一聲！

哦！我想起了：這就他們所謂的「五體投地」吧！

不過我還這樣想：身首拜到地下就行了，何必做出俯臥床上的形像？所以不論發心的人多誠懇，若向大衆公開地行了起來總有點不如法！至少有點令人感到「粗魯」「褻瀆」！

最後我嘆息了！喇嘛的法力是大，眞能顚倒我們中國內地的漢人信徒！！這大概漢族人模彷的本能特別强吧？

二五，七，八寫於北平

通一啓事

頃接海潮音編者法航法師轉來東京墨禪法師一信，謂去冬鄙人與日本佛教學會岩井諦亮先生一函，偶論中國抗日僧問題，因岩井諦亮先生之逕行譯登東京中外日報，致引起藤井草宣先生等之悞會與不滿，希有以解釋云云。按抗日僧問題，毫無此事且成往跡，而岩井諦亮先生將藤井草宣先生各字譯爲某氏，亦非鄙人所預聞者，謹此申明，以示眞象，此白。

三，四。

籌建香港登九蓮華山極樂園佛教公墓緣起

靄亭

孟子謂養生喪死無憾，爲王道之始；可見二者重心，有同等重要，莫可軒輊於其間也。然而人多重視生前，而忽視死後，尚得謂爲無憾乎？夫人之生也；處必擇隣，交必擇友，「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倘處非善隣，而與志情乖忤，不同宗教信仰之人聚居，其精神之苦悶，爲如何耶？生既如斯，即死後歸宿，何獨不然！嗟夫！百歲韶光，一彈指耳！四大幻軀，乃假合耳，烏得如金剛之不壞？將來捨生趣生，其善種之資培，固應預爲籌措！即此現前幻質，死後之安頓，又豈可漠然視之耶？香港彈丸之地，人口稠密，宗教之派別至夥，故各教莫不咸有公墓之設立，意至善也。而吾佛教信徒，爲數亦衆，對此獨付缺如，寧非憾事？同人有鑒及此，費長久之時間，始於登九地段覓得土山一座，計三十餘畝，面臨大海，軒敞宏闊，形勝天然；水陸交通，尤形利便，堪作公墓之用。已蒙政府批准，備價購得，因緣殊勝，得未曾有。擬在上建築彌陀寶殿一所，集衆長期念佛；使存亡均沾法益。化身爐一所，普同塔一所，大銅鐘一具，廣植花木，敷設亭池，以備騷人墨客，憑弔玩賞。惟茲事體大，同人心餘力絀，非合羣策羣力不爲功。敬希佛教同仁，發廣大心，行菩薩行，轉相勸募或佈施財物，或預約墓地，慨解仁囊，作衆擎集腋之舉，庶使莊嚴寶殿，璀璨於極樂園中。梵唄鐘聲，震徹於幽冥界內。精魂靈骨，寤寐永安；則福有攸歸，功不唐捐者矣！

法雲寺紀事二則

默庵

（一）長明燈

佛燈，心燈，曾未嘗晦也；而云長明者，蓋綴會耳。按法雲寺長明燈，其捐肇自陸氏，法名法相，江蘇常熟人，年六十有二，余之皈依徒也。民國丙子夏四月初八日，組織一會，集十二人，每份樂助十二元正，遂邀士女尤宗敬，平襟亞，朱法輪，潘願功，寄法藏，李法議，周法大，陸法根，陸法經，張淨年；徐蓮喜，或一次出，或分期繳，五年爲滿，結束本金，永爲長明燈之貲。余聞之昔人，夫錢役人者，人不知其錢之害已也；人役錢者，錢得其主也，得其主，則其爲福也廣，其遠害也大，此福乎不爲錢役而能役錢者。今佛燈心燈，由是益著其不晦，其爲福遠害，又烏待言？謹撫其緣起如此。

（二）子午鐘

天地人也，體天地之大代者，其惟地藏大士也歟？大士拔物固先於苦處，所謂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也，當今狼煙初息，燐火正狂，而碧血黃沙，堪憐秋夜，迺大士之感激有苦，毗嵐悟空，莫之能遏，此子午鐘之所由擊也。鐘懸法雲寺大殿，中供地藏像，藉檀護之施捨，簡僧俗之老誠，從日午逮子夜爲祝而擊之，噫！彼鋤骨裂身之徒，未必弗恃以解脫一切苦厄，而適其自適也。其大士之仁，詎不皇哉，因爲之記。

海吟集

大庸選

宅梵詩鈔

胡宅梵

春陰

漠漠郊原未放晴，平蕪草長鷓鴣鳴，
東邊日出西邊雨，底事天公也不平？

榆錢

笑他抹粉與塗朱，眼見春花葬野蕪，
空有青蚨盈十萬，買轉春光一刻無！

走馬燈

爭逐紛紛何苦來？幾曾跳出這輪廻？
請君消息心頭火，自在清凉萬念灰。

題寬心亭

人間那有寬心處？幸得山中有此亭。
萬壑松濤鳴石壑，四圍山黛滴門青。

長夏

芭蕉綠滿草堂前，小爇爐香學參禪，
惟有詩魔降不得，幾曾闖入定中天。

近事寄竹摩

大庸

與竹摩別一歲矣，時勢相問所願如何？因疊兩律以寄近懷，不知竹摩參透此中消息時，將舉何種鍵椎向我鞭撻也。

風物重經照眼寒，懷君心緒到毫端，
不堪往事都如幻，所願前程各自安！
此日關情勞遠思，何時促膝續餘歡？
比來觸處都乖意，惹得新愁入夢酸！

× × × ×

冬意蕭條破衲寒，滿腔幽緒發心端，
事難所願都如意，境到無求便自安，
孫儉孤懷勞客夢，董狐直筆掃人歡，
昨宵月色最于雪，隔苑哀琴入耳酸！

次韻大庸見寄兼簡悅西法航二兄

竹摩

萬里征塵入夢寒，天涯歌哭本無端，
塞翁失馬原非禍，神祖忘心便是安，
每憶論交同患難，常緣離合有悲歡，
人情更比秋雲薄，回首生平一陣酸！

× × × ×

陋巷生涯不厭單，梅花報信又嚴寒，
翻經常喜對奘什，咏句無緣結杜韓，
已負盛情勞遠念，偏多贏病少狂歡，
雕虫末技成何濟？夢醒中宵淚未乾！

讀曼殊大師詩有感

慧舟

孤憤幽情語阿誰？狂歌當哭曼殊詩，
傷心我亦多愁病，一樣飄零不入時。
飄蕭步度獨超羣，愁似濃烟恨似雲，
何日西湖行脚去，孤山月下弔君墳。
讀罷遺詩無一語，梨花庭院釀愁多，
無情杜宇啼春暮，淚眼婆娑喚奈何。
湖山依舊景全非，一塔詩魄葬夕暉，
風絮泥霑腸斷處，滿腔熱淚背人揮。

焦山雜詩

雪煩

春江晚眺

茫茫一色水天長，帆影紛馳掛夕陽，
尤愛碧波成絕趣，綠雲低護一堤楊。
炊烟縷縷出林間，茅舍模糊傍水灣，
一葉扁舟隨水漾，滿船夕照載回還。

夜雨

一聲霹靂夢魂驚，好郤當頭棒喝迎，
惟惜階前花綺麗，那禁驟雨似盆傾？

焦岩望金山

江畔嫣然一翠鬟，梵樓隱隱半依山，
浮圖孤聳凌雲際，飛錫登臨日可攀。

人海燈

第四卷 第三期
民國廿六年三月一日出版

THE YAN HOI DANG
(Issued Monthly)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發行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二七號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期一角	郵費五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定價
	半年	六冊	六角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每月一冊	定費先惠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爲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廣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廈門湧蓮精舍名香出售

本市湧蓮精舍主人，特製上品美術各種念珠，珠頭製有極莊嚴佛菩薩聖像，幷加工特造當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淨宗導師印光老法師，律宗泰斗弘一法師各位道影，珍貴精巧，迥異平常，訂價低廉，郵購便利，凡國內外信仰三寶，及皈依諸法師者，應速踴躍購請，以便爲永久供養紀念。本精舍又監選名香數種，類分西藏名香，天竺旃檀香，戒定眞香，功能：——

遠濁去腥，　莊嚴佛土；
通神闢穢，　淨化人羣！

燃點一枝，如入香積如來的衆香世界，是爲供佛清神之上品也。每大盒大洋一元五角，中盒大洋一元小盒大洋五角。遠地函購即寄。

總發行：廈門大同路新合美鋼鐵行

分銷處
- 上海大路商場二樓中國國貨公司
- 鎭江焦山佛學院
- 湖北沙市四衆佛學研究社
- 四川萬縣佛海燈駐川辦事處

（注）（意）

香港豆精公司新張啓事

本公司以最新科學方法，製煉豆精，以供應社會人士多令補品之需要，按豆精以黃豆爲原質，其中所含維他命滋補成分實較普通牛乳爲多，至清潔衞生其餘事焉！

本公司初創伊始，特仿牛乳公司辦法，每日清晨以樽裝沚按戶派送，茲爲紀念新張起見，每月只收港洋一元，零售每樽五仙，如蒙賜顧，即請通知爲盼！

▲特　點▼

提倡素食　衞生補品
經濟簡便　却病延年

香港豆精公司謹啓

香港灣仔太原街二號